

赤

俄

遊

記

抱朴著

北新叢書之六

目錄

自序.....一

赤俄遊記

- (一) 上海——黑河.....一
- (二) 海蘭泡——莫斯科.....五
- (三) 學校生活.....二〇
- (四) 勞動者.....二六
- (五) 反革命黨.....三二
- (六) 遠東大會.....三七
- (七) 放逐.....四一
- (八) 鄉村調查.....四四
- (九) 學校.....五二

(十) 公社·····	五七
(十一) 第四次大會·····	六二
(十二) 歸途·····	六七
亦俄印象記·····	七九
(一) 格別烏·····	八〇
(二) 格別烏的布告·····	八二
(三) 共產主義成長樹·····	八八
(四) 裝飾品與勞動者·····	九二
(五) 共產黨的內爭·····	九三
(六) 列寧牌·····	九六
(七) 對外關係·····	九八

自序

一切革命學說與理論，如不用科學方法，去歸納以前的事實，指明未來的傾向，那末這種空洞的理想，恐終無實現的希望。

革命行為是社會科學的試驗，他能證實其可能與否。所以一般有識的社會革命者，對於以前的革命運動，總熱心研究他的過去事實。

各國革命者對於法國革命史，曾細心研究他的發生經過，特別是俄國革命者，他們對於俄皇專政之下，曾秘密研究過法國的革命經驗。

最近俄國發生的三次革命，無論他是失敗的或成功的，他對於這半封建與半殖民地的中國，已給了不少偉大的教訓。

以經濟狀況與國際地位而論，俄國與中國有相似的地方。他在這三項革命裏已明白告訴我們：在農業國能否實行社會主義？他將採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

不過要明白俄國革命，現有種種困難：半封建階級與資產階級學者，因為經濟利益的關係，已起了絕大的恐怖，他們想以『共妻』『與紊亂』等可怕名詞，去維持自己的特權地位；此外有識的新政客與新軍閥，想利用列寧黨的學說與財力，來達到握取政權的目的，所以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總一味謳歌他們的成功。

在技術方面說，現在中國人設法知道外國情形，通訊社大都在外人手裏。尤其是俄國的通訊社，現在除蘇聯政府組織的華俄通訊社外，中國還沒組織有力的通訊社，去知道俄國的社會狀況。

此外俄國面積遼遠與語言困難，也是不易調查的重要原因。有許多遊歷赤俄的朋友們，對於俄國並沒深刻的研究，但他們在俄國逗留數星期以後，就要歸國做幾萬字的報告。有些人甚至隨便檢些布黨的宣傳材料，作為自己的實地調查。如美國某新聞記者遊俄的結果，以為赤俄監獄的生活，也是人類的理想社會，日本駐波蘭公使川上俊彥，在新經濟政策後經過莫斯科時，還沒知道赤俄的娼妓。

蘇聯政府對於非黨員的調查者，曾設法破壞或拘留過，如加入第三國際的江亢虎，在莫斯科調查半年的結果，均被『夾夾』沒收了。瞿秋白是北京晨報的通訊員，同時又是第三國際的翻譯員，但他做的通訊文稿，有一次被郵局檢查到，幾乎被他們監禁起來。平民大學教授林可彝，是共產青年團的團員，但他的筆記與書信，竟被『格別烏』沒收了！

我個人曾去俄兩次：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春天至一九二三年的秋天，第二次是去年年底至本年五月。赤俄遊記是記載第一次留俄的經過。一九二三年秋季以後的事實，因有增田正雄的赤俄印象記，所以不另外記載了。

我自信這篇遊記是公正的記載，我歡迎一切事實上的批評，並願平心靜氣去答覆他們！

抱朴

一九二五，七，二八日於北京。

赤俄遊記

(一) 上海——黑河

在這沉寂的，半殖民地的古邦裏，一切的活動都停止了，人們的生命也變成無意義了。那異鄉的和風，又偏偏吹來，打動一般青年的好奇心。去，我們往自由的世界去。於是大家紛紛離開了故鄉，往歐羅巴的法蘭西去。似乎那里的工人也比這里的糖快樂些，但實際如何呢？他們不能像普通的工人一樣，做很苦的工作，於是他們的理想國也化為咀咒的所在了。

那共產化的俄羅斯，報告我們更好的消息，他那里已棄除了資本主義。這個新而且完全的制度已在橫跨兩大洲的國家裏實現了。於是「往俄羅斯去」的口號，又成為青年學生的呼聲了。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我自朋友處得到留俄的消息，聽說某團體可以替我們做介

紹介我也欣然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的青年團，專心學習俄文。是時他們說：『俄羅斯實行共產主義了，人人都須工作，但學生則每日工作五小時。』好，我們都願服從這樣的條件。又因路費僅須自籌三十圓，所以我們祇望早日起程了。

與我們一塊兒去俄羅斯的，還有兩個女生，於是那「共產」，「共妻」的名詞，又成爲人家攻擊我們的工具了。但種種的阻碍，反增我們的勇氣。

次年的春天，各地陸續到滬的學生已有八十餘人，但團體中的主持人驟將名額自五百名減至五十名，路費也自三十元增至一百餘元。於是一般窮學生頓絕了留俄的希望，那有錢的朋友也急急起身了。但他們又把行期遲延了，因此我們不要團體的介紹，竟離開了上海。

二月某日我們搭着裝貨船動身了。同行者除江蘇七人外，尚有四川三人。當時每人平均祇帶八十元，但此去究須路費多少，我們並沒知道，不過我們的冒險心，預示我們可以往俄羅斯，大家以爲一入俄境，便不生問題了。

船到大連。海關上有人來查，他們特別注意我們，再三盤問我們的去處，幸喜我們知道哈爾濱的街名，所以也敷衍過去。

我們將十人分爲三組，以免人家注意。但其中有一組在途中遇了些周折，日本警察查問他們的旅行券，頗使我們驚心。

進旅館後，我們也不敢到外面瞎走。有幾位朋友嚇得把俄文讀本都拋棄了。當晚即搭車去長春。車上非常清潔，一切很都有秩序。

此時天氣漸漸冷了，似乎預示我們快到長春了。在長春我們也不敢久留，立即乘車下行。長春買票須以金盧布合算，但實際所繳者仍係華幣，故買票人易於從中作弊，車站上毫無秩序，上車非常困難。當時我們怕傳染鼠疫，時時帶着嘴套，所以呼吸也格外覺得困難。

次日車至哈爾濱，我擬即直去滿洲里，但大家疲倦已極，所以都不願即晚去。滿洲里誰知哈爾濱的消息，驟然打斷了我們前進的希望。我們進旅館後，夥計告訴我

們說，往滿洲里的車已停止買票了。

過三天後，哈爾濱的報紙，載了我們留俄的消息，結尾還寫着「幸當局注意焉」六字，真使我們寒心。加以旅館中時有丘八往來，有一兩胆小朋友，每驚疑道：『怕是來捉我們罷！』

後來我們看實在不能急走，所以就租了一所房子住下，兩位女朋友寄宿在朋友處。他方面仍進行取護照籌畫款項。不久便自上海匯到四百元，所以經濟問題暫告解決。

我們想盡種種方法，但總沒法取到護照。最後我們想稍遲幾月，候吳淞江開凍後，再自黑河過去。因黑河與海蘭泡僅有一江之隔，彼此往來都不需護照，所以我們決定走這條路了。

哈爾濱生活程度太高，我們的經濟又甚困難，所以我們中四人就到戊通公司任事，以補助在外朋友的生活費。

五月以後，滿洲里被捕的十三位朋友自齊齊哈爾釋歸，盛言沿途的危險，勸我們不必前進，於是我們同行的人都灰心絕意，大家預備回南了。獨我與廖仍決平定去黑河一走。

廖君是四川人，我是上海人，語言不同，怕招旁人疑惑，於是我就搭輪先走。臨行時我學了化裝術，把學生的面目變成商人的模樣。但我心裏時時刻刻疑心人家是偵探，那丘八式的旅客每增加我的疑慮。後來覺察到有兩位穿西裝的青年，常常注意我的行動。我想這大概亦是去俄羅斯的學生罷，但一轉念又疑他們是偵探。船到黑河時已是深夜了。次日早晨我望見岸上行走的警察，我想他們也許接到什麼電報，登岸後却不見有人注意我，我即搭着渡江船過去，於是一切的疑團也就無形打消了。但後來聽說廖君到黑河後，幾被警察拘禁起來，他們疑心他是鬍子。但又把查防留俄學生的電報給他看，幸喜他還機敏，才脫離危險，渡過松花江。

「二」海蘭泡——莫斯科

渡江船傍江北的岸時，有海關的人來，檢查行李。中國領事館中也有人在場。我因畏中國人注意，即雇了一輛馬車。馬夫詢我『往何處去』，我不知怎樣回答才好。立刻翻開俄文書，但總找不到『車站』兩字，最後我忽然想到『火車』兩字，就說一聲『博也池特』，車夫也明白我的意思，驅馬車往車站而去。

到車站後，我給車夫一元華幣，即將行李搬進去。時站中寂無人聲，地上睡着幾個衣衫襤褸的勞動者，似乎這車站已很久沒人到的樣子。我正憂慮，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忽從外邊走進兩個穿軍裝的中國人，我就詢他們開車的時刻，他們說：『每星期一次，再過兩點鐘。就買票了。』

這時已兩點鐘左右，肚裏已餓得難受，但站上又找不到東西買，於是我把哈爾濱帶來的黃豆拿出充飢。他們看我吃豆，非常憐恤我，立遞給我十磅重的黑麪包，極力的稱讚了一大陣，他們齊聲說道：『這是最好的麪包啊！』我吃了一口，總不

能下咽。

站上的人漸漸多了，他們再三叮嚀我注意行李，此時我箱子旁的火柴也被小孩子偷去了，但他們還來向我兜售舊洋刀。

火車原定四點鐘開行，延至六點鐘才來了幾輛貨車。車還沒有停住，乘客已紛紛上去，我們三人走得稍遲，竟找不到一個立腳地方，但此時車子已開，我們祇得暫時站立，可惡車頭中飛出的火星，又時時燒壞我們的衣服。到第二站停車時，我們把行李搬到一節較窄的車裏去，却被一個軍人拋了出來，不得已又搬回原處。

車行甚慢，其速率簡直如牛車一般，乘客都坐在車沿上，很高興的唱着歌兒，倒還可以略慰旅客的寂寞。當晚至潔啟格廖夫 (Bozhelev)，乘客均往車站過夜，因為革命後已沒有旅館了。我們也在車站中找了一塊地方，躺在舖蓋上面，我正憂慮不知怎樣到赤塔去。那兩個中國紅軍常常來探聽我的錢數，他們都說：『非五十圓到不了赤塔！』我故意裝出愁容，懇求他們同去見地方長官。我說有介紹書，大概

總可得到免票。正談論間，外邊闖入十幾個紅軍，獨來查我們的護照。立刻叫我們整理行李，我不知發生什麼事情，但也祇得跟着他們去。被捕的人除我們外，還有一個高麗人。前後被武裝軍士包圍着，不知把我們送到什麼地方去。最後走進一所地方，屋子裏僅燃着一枝洋燭。一個頭部受傷的軍官，站在電話機旁邊，其他一個橫在榻上，都帶着病色。查了我們的護照後，又詢我們的來歷。結果高麗人留在那邊，我們三人又轉押到旁的地方去。就拘禁在一輛的火車裏，過了四小時後才釋放我們。

我們爲什麼拘禁我們，我們大家都莫名其妙。後來我到莫斯科後，才知是蘇密史某的野心，因蘇氏想把高麗的獨立軍，放在他們的統治之下。獨立軍不從，因發生衝突，結果高麗人方面死了幾百人，有一個高麗人氣憤憤的對我說道：『唉！我們受夠了日本的壓迫，現在不願再受俄國的壓迫了。』

那天釋放時，天色已微明，我即購票上車，他們倆說，還要回海蘭泡去打官

司。

這次紅色的車裏（即裝貨車），旅客較少，我就找地方躺下。同車的都是些婦孺老幼，處處露出悽慘的景象。我旁邊橫着一個中年婦人，淚汪汪的抱着兩三歲的小孩，真使我傷心。

沿途除森林外，還橫着許多破火車，有許多鐵橋也損壞了，聽說謝米諾夫戰敗時，每焚毀一切而逃。

革命後，煤產銳減，火車頭均換燒木柴，每到稍大的車站，則須裝木柴，乘客都幫助搬運，頗顯出互助的精神。

離規音剛不遠的鐵橋已斷，新的木橋還未蓋起，所以乘客都須在此處換車。火車交換旅客後，又分頭開駛。

途中遇見一個美國工人，他說是社會主義者，但他的行為與思想，簡直是資產階級的忠僕。他非常厭惡女性，他說假若不因女子，那末他已是個偉人了。

俄人都疑心我是日本人，後來我將哈爾濱共產黨部的介紹書給他們看，他們才信我是「基丹也刺」（俄人呼華人爲「基丹也刺」），有一次我在站上散步，幾個頑童向我索烟，我給了他們一枝，他們輪流吸完，又來向我要第二枝，我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有一個頑童說：『你不給我嗎？我就說你是「阿那答」！』（「阿那答」卽日語「你」的意思。）

自瀑啟格廖夫起程後，火車在中途停了四天，因爲火車頭太少，他到別處裝木材去了，所以自瀑啟格廖夫到赤塔，經過了十天才到。

在未到赤塔以前，我偶然遇到第三國際的辦事員，他曾招待過卜士奇等，所以對我非常親暱，我們到赤塔已是晚間十二時，下車後祇得又去車站過夜。第二天早晨，那個俄國人把我的證書拿了去，他說下午二時來看我，但他同美國人說，到五時才能給他回音。於是我們又懷着進蘇維埃國境的恐怖！

我把行李交美國人看守，自己却到華工會去，因爲我在中國時，有人告訴我

說，華工會與我們有特別的關係。工會在蘇妃埃斯加耶街上，有幾個紅鬚在那里辦事，他們的權力很大，凡華僑的護照都由他們發出。我詢他們留俄學生住在什麼地方，他們也不知道，叫我去『達爾盤魯』（遠東部）打聽，我却拿着世界語的介紹信，到赤塔世界語學會去，但沒找到。

一秒鐘一秒鐘的過去，差不多已近五時了，但還沒見俄人前來，我候的不耐煩，又跑到華工會去打聽江亢虎，無意中却遇到張民權，他是中國有名的世界語學者。他告訴我說，此次想經過俄羅斯，到捷克斯拉夫去赴世界大會。大家都深幸得了一個友伴，他要我搬到工會去。他幫我把行李搬來，當晚我們即在工會的地板上，過着愉快的夜了。

次日民權與我一塊兒到外交部，他們問我們是否中國學生，我們說是中國的 Studentoj，他們非常高興。民權把設茶林的密碼介紹信遞給他們，他們就拿去翻譯，我們在接客室裏等候，此時民權才對我直說道：『我是去赴第三國際大會的，』

還有一個友伴未來，因為他走黑河，所以來得遲了。『後來介紹信翻譯好了，就派人送我們到達爾盤魯去。幸虧我的証書也在那邊，所以他們把我們兩人一塊兒招待。達爾盤魯的地方很小，僅有兩個人辦事，我們講不好俄語，他們又僅能說幾句英國語，不過大家總能會意。當時我們就回工會去取行李，因沒錢雇馬車，所以自己走了。

達爾盤魯的中餐很好，真是我入俄來第一次佳餚了。我自海蘭泡後，已被黑麪包苦壞了。中餐後我們又去訪世界語學會，找了好久才找到。剛把門敲了一下，就聽旁邊說了一聲：『*Chu vietas esperantisto*。』我們一看，原來是個襤褸的工人，搯了些破東西，民權驚疑地問道：『你也能講世界語嗎？』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世界語學會的會長，他很殷勤的招待我們，我把上海世界語學者斯督片尼託帶的信給他，這信是在斯氏未自殺前寫的，我們俱嘆惜他的死，但我們也不知他自殺的真原因。民權與他談得很久，我們在十時左右才回來。

赤塔是遠東共和國政治的中心，商業上本不發達。街上的商店已多倒閉。但巴柴爾（即俄文市場之意）還很熱鬧，華僑經營的小攤子也多。他們雖沒遠大的眼光，但於俄國小商人中却佔着優勝的地位，一切違法的營業，也是他們做的。

第四天晚上我們又搭車西行。同車者有兩個日本社會黨人，他們原擬赴第三國際大會，但布黨却處處阻其前進。『達爾盤魯』再三叮囑我們，勿與他們接談，當時我們不知是何用意，即答應他們的要求。

沿途山洞甚多，據云赤塔伊爾庫次克間共有四十八個。車行兩日後，即至馬賽灣。該地中國工人極多，據云因庫倫亂時，逃至此處。當時上烏金斯克華工會會長金某，曾勸他們由俄境歸國，但金某率他們至馬賽後，即逸去。現俄人勸令他們做鐵道苦工，每星期僅借給麵包六磅。華工因不勝其苦，都出於自殺之一途，其逃亡者亦遭紅軍槍殺。

在華工中間，我們自然要盡宣傳的責任，但結果總是很壞的。馬賽灣以下，沿

途華工很多。他們在鐵道旁做工，沒心來聽我們的演說，『紅黨白黨是一樣的啊』他們總是這樣的答覆我們，我沒法解說，就告訴他們道：『這不是蘇維埃俄羅斯，所以還不能完全實現布黨的理想啊！至於在蘇維埃俄國，一切都已平等了。』但華工中間，很多自蘇維埃俄羅斯來的，他們用自己日常的經驗，來否認我們的話。我離了這些『無知』的工人，回到自己的二等車去。我們所乘的快車，慢慢地送我們到蘇維埃的國家去。

離伊爾庫次克不遠，已不見硬幣了。麵包牛乳的價格，也需幾千盧布。我們在赤塔換的金盧布，他們都拒絕行使了。

車至伊爾庫次克，已是傍晚。我們即在車中過夜，因我們所乘的二等車，是赤塔黨部的專車。次日早晨，赤塔黨部派來的人，送我們到第三國際的旅館去，同行者還有兩個蒲掠脫學生。

旅館的建築雖非歐洲式，但很雅緻。一切都由僕役來招待我們，他們將我們的

行李搬了進去。我與民權就住在一間房子裏。

當晚在旅館裏碰到楊明齋，他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人物，留俄的事情完全是他經手的。他也認識民權，看見我與他同行，非常不高興，隨即問我一聲：『浴滄現在怎樣？』我聽見他這句話，心裏到嚇得一跳，因浴滄也是上海團員，他恨獨秀的專制，特別在廣東攻擊獨秀。他曾自廣東給我一信，痛罵獨秀在廣東坐汽車，吃大菜，嫖妓等醜事，不幸這封信被大家知道，因此他們疑心我與他有什麼關係。此次他問起前事，自使我驚恐。我當即解說給他聽，並說我在赤塔遇見張民權的事情。他後來去問俄國人，才相信了我的話。於是又來與我作親密的言談。開口即說：『你們此次辛苦了，現在他們怎樣了！我託俄國女子送來的介紹書，收到沒有？』說完哈哈大笑，還誇獎我幾聲：『你真勇敢！你真勇敢！』最後囑我勿與民權同行，可獨自先往莫斯科去。

此時民權非常焦急，深恐來不及赴大會。後來我們相處漸熟，他漸告訴我隱

情。他說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想在俄國共產黨處弄些運動費。但我很驚奇，布爾雪維克那里肯資助無政府黨呢？他說因上海高麗人金某，拿了第三國際四五十萬運動費，他說可使上海的高麗社會黨變成共產黨，做種種活動，但實際他把金盧布在上海浪費淨盡，因無法報銷，就跑到廣東去，找陳獨秀，但獨秀早與俄人接洽好，自然不去理他。所以金某又託姚作賓，找無政府黨，持出一千元開會費，居然於五月間在上海開無政府大會。各地來的代表，都反對派代表赴第三國際大會，大家以為無政府主義者沒有與布爾雪維克合作的可能。更不能將無政府主義團體冒稱布爾雪維克，但一小部分人仍堅執赴會，致大會決裂了，而遠東運動會發傳單事，又使各地的代表不能在上海立足了。他說此次他去莫斯科開會，是用支那共產黨的名義。至於姚作賓自己，也由西歐去赴會了。我即問他道：『你拿了宣傳費後，究辦什麼事呢？宣傳布爾雪維士姆呢？還是宣傳無政府主義呢？』他說他們在北京出版的『社會運動』，最初是談無政府主義的，後來祇籠統的提倡勞動運動。將來還照這

個目標進行。最後他要求我能用他的代表名義，一塊兒去赴會，因為他的友伴空三已趕不及赴會，但是我拒絕了。自己沒有怎樣大的野心，我祇願到莫斯科去念書。照團體的通例來說，我自然應當擁護青年團的利益。

在伊爾庫次克的城裏，顯然有階級的存在，所謂『平等』『自由』，也不過如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法律前的平等罷了。但我當時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狂熱的信徒，誠信俄羅斯已是共產主義的國家，很想利用這些事實向國內宣傳。我時常問招待員，他說委員的生活與工人一樣，大家都是工作八小時，女子僅作六小時的工，分娩時可進產科醫院，官吏於星期日也去田野耕作。我見了這種境界，喜得手舞足蹈，立刻寫信回國，向朋友宣傳。民權還寫了許多通信給各報館，胡亂鼓吹了一陣。末尾寫是莫斯科發的，他說好在總要到莫斯科的，但實際他在伊爾庫次克逗留了三個多月，幾乎不能去莫斯科。

旅館裏的生活漸漸壞了。每天一磅半的黑麪包也不足數了，中晚兩餐也沒有肉

吃了。有的時候，連晚餐也沒有了，我們又沒錢，祇得挨餓罷了，但精神也因此不振，民權與我們倦於出門，有一次我偶到楊明齋房裏，他正煮着一大盤點心，我也老實不客氣的吃了一飽，他說是機關發下的東西去換的。我沒心打聽他的錢的來路。所以吃了一飽就走。

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已是我到伊爾庫次克的第十二天了。第三國際支部叫我搭委員的專車，一塊兒上莫斯科去。民權聽見了這個消息，簡直像宣告死刑一般。我再三安慰他，允至莫斯科時，替他設法。我與委員們坐着汽車，逕向車站而去。我們搭的是伊爾庫次克的專車，地位非常寬敞，構造也非常精緻。同行者除我外，均是政府的上級官吏，車上還有兩個武裝護兵。

機關上發給的麪包，我們共同放在一塊吃。其他的東西大家分用了，計每人得到盧布三萬（值洋二圓），烟捲四盒，火柴兩盒。

自伊爾庫次克到莫斯科，是一條很長的路，加以革命後的火車慢慢地開去，即

快車也須八日半，慢車要走十二天才到。且沿途景物依舊，無足快我胸襟，所以更覺路途的遼遠了。

沿途僅通用蘇維埃紙幣，但有許多地方，須用實物交換。站上農民出售麪包與牛乳等物，每要腓子火柴等工業品交換。渥姆斯克往下，都拿鹽來代替貨幣。譬如十個蛋等於四茶杯鹽，完全是人類的原始貿易，可惜還不是原始共產主義啊！

我急急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幕，但我所見的，往往與理想中的俄羅斯相背，那資產階級國家裏的事實，統統攢到布爾雪維克的俄國來了。共產委員與紅色丘八，並不比別的地方好些。專車上的護兵惡狠狠的驅逐貧苦的乘客。車站上的乞丐，常常向我們乞憐，我們投下的黑麪包皮，他們還在那裏爭奪。

共產黨的訓令上雖然有禁止黨員經商的規定，但我同車的委員們並沒遵守這種信條，他們也在渥姆斯克購了一二布特的鹽，在沿途兜售。

路上的檢查雖嚴，但我們却並沒遇見什麼困難，委員們的幾大捆行李也安然透

過重關。

八月五日我們已到紅色的莫斯科了，這是俄國革命的中心地方，他自然將給我許多有趣的材料，況且我又將在這里，受布爾雪維克的新教育。

(三) 學校生活

莫斯科是俄羅斯的舊都，十一月革命後，布爾雪維克政府懼為異黨顛覆，所以又遷到這兒來。城的中心是克烈慕林宮，列甯與其他重要辦事員，就住在那里。街道極不整齊，電車軌道環繞克列慕林，成一圓形，全城的建築頗古，教堂在一千以上，真俄國唯一的繁華地方。克列慕林宮旁，還有一座契丹城，（俄人呼中國曰契丹，）據云是元時蒙古，侵入莫斯科後所築，城門上有成吉思汗的像片。

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我急於下車，但同行的俄人還沒回來，我不知中國來的學生，究住在什麼地方。所以就獨自跑到華工會去。會所門前掛華俄文牌子，太不一致。中文是華僑會，俄文是華工會，我也沒心去管他。正詢他們中國學生的住址

時，江亢虎適到，他就送我到東方勞動共產大學去。

東方共產大學，是才成立的學校，原爲俄國的東方民族而設，專爲造就各民族中共產黨的宣傳員，後來於開學的時候，印度，波斯，土耳其，高麗，中國等處來了許多學生，他們也就送入該校。

我走到學校門口時，就會着許多舊友，他們領我去見霍霍洛夫金 (Hoholovkin) 他是校中的遠東部主任，當即取飯票到飯堂去吃飯，又向學校領了二萬盧布，把行李取了回來。

當晚即到秀松與陳爲人那裏去談話，他們倆是我最好的朋友，此次他倆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青年共產國際大會。我就將民權的事情，與他們商量，要求設法使他來莫斯科。秀松爲人非常狡猾，當場允我於次日開會時，極力替助我的提議，可是他在第二天旅俄中國青年共產團會上，反攻擊我的提議。

次日我寫了幾封信，執行委員來告訴我，寫信時勿述及俄國的政治狀況，我寫

好的信，也由他們拿去檢查，我雖不贊成，也沒法倔強。

我初到校不久，校中情形還不明瞭。不過天天早晨跟着大家去領飯票與麵包等，忙個不了。上午有兩小時俄文，下午是共產黨黨綱或階級鬭爭，但大家都沒興趣去聽，俄文教員是猶太人，不十分明白文法，遇到爲難的時候，就說不用細講，有時人家詢他生字，他卽說，你們一輩子也學不好。

每天一磅黑麵包的生活，實在不能維持生活。大家不但不念書，連上四層樓的教室，都覺困難。時時刻刻的想吃，做夢也想吃。在這種狀態之下，大家的思想頗多改變。最後有許多人提議，召集臨時大會，討論麵包問題。會上起了很大的爭嚷，一部分與俄人交好的朋友，謂額外的要求有損共產主義的原則。但大多數的人總不能心服，因爲俄羅斯人民在經濟上本沒平等，何以獨使我們留俄學生受苦呢？

實際上我們的待遇，完全與紅軍一樣，比一般勞動者好得多。例如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時，俄國的物質的生活雖壞，紅軍每天仍領得麵包兩磅。但一般工人則

僅日得麵包四分之一磅。但大多數中國學生，那裏顧得這些，他們祇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要求與委員老爺們平等。

二三月後，物質漸漸地改善，每天的麵包已增至一磅半，中晚的兩餐所發的鹹魚，也從半條加到一條了。但當時新來的印度學生，却受學校方面的特別待遇，他們每天領到兩磅黑麵包，吃飯領東西等都不排隊。中國，高麗等學生非常不滿，責問學校的辦事員道：『爲甚在同一學校之中，也發生這樣不平等的事樣？真使我們太難堪了，』但他們的答語却非常奇怪，簡直把我們當孩子看待。他們說：『這是他們自己帶來的呵！』大家雖非常憤激，但也沒法抗爭。

麵包風潮雖暫告靜止，但團體的組織方法又發生問題了。按例是三月一改組，所以十一月初又到改選期了。五位執行委員正想用更嚴厲的組織，箝制團體員的自由。但此時大家已深惡委員會的專制，均主張推翻委員制度。開會後，雙方爭論極烈。委員派僅六七人，其餘的都是反對派。反對派極力指摘委員會的罪惡，他們檢

查團員的信札，但自己却寫祕密信，如秀松會寫信給張太雷，說他與羅覺等四人爲團體的『中堅分子』。但委員派似乎說，沒有他們來管束，恐大家不肯用功念書。但這種薄弱的理由，終不能使大家滿意。蔣光赤忽然跑到台前，把他們痛罵一頓，他說：『我們反對執行委員會，並不是人的問題，實在是制度的問題，現在一般人要打倒資本家，而自己又想代替他們的地位。』爲人與羅覺等即說：『委員制度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法，如反對委員會，便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大家并不畏懼這種恫嚇。且我們由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遣送時，他們並沒限於共產主義的信徒。不過我們到莫斯科後，他們就把『社會』兩字改成『共產』，叫做『旅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其實他們信仰的是馬克思的集產主義，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但他們却歡喜偷竊這個美名。至於『集權』的委員制，更不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法，却是布爾雪維克專政的工具。

會場上的反對聲浪，激怒了不明『主義』的袁篤實，猛然站起來說道：『共產

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執行委員會的制度是共產主義的組織法！」有人責問他道：「我們團體中，誰是無產階級？誰是資產階級？」他雖不能答覆這個問題，但還氣憤憤的嚷道：「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大家就請付表決，結果反對委員會的有三十餘人，贊成的僅六七人。

大家主張採用普通的團體組織法，但委員派却說，這樣還能辦事嗎？會場上也沒人理他，就此散會。委員派就去告訴俄人道：「他們都是無政府黨人！」後來這種消息漸漸傳到我們的耳鼓，霍霍洛夫金同我說，團體中有無政府黨人，並言中國學生都是些無政府主義者。我無意中告訴蔣光赤，他聽了非常恐慌，因他自反對委員制度後，霍霍洛夫金時常注意他，所以他就要求開會。委員派均罵我多嘴，硬說霍霍洛夫金決不致說這樣的話。但霍氏來後，便直指我是無政府黨，並說還有三四個。我當時即對霍氏說道：「我不願與你爭論這些，將來我回中國後，你自然能知道，我是個什麼東西！」

同時張民權與姚作賓也到莫斯科來了。他們都在俄國人面前自稱共產黨代表，姚作賓還說，他有多少軍隊。青年團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送了封抗議書給第三國際，並以全體學生休學事相要挾。他方面又想將姚張監禁起來，結果姚作賓被放逐到伊爾庫次克去，幾乎死在那裏。張民權在學校中讀了兩個月書，又由西伯利亞回國，幾被他們軟禁在伊爾庫次克，幸虧十一月間遠東勞動大會代表來俄，他才得到歸國的機會。聽說他回國後，也就病死了。

(四) 勞動者

我常常懷疑道，我是否到了想望的俄羅斯呢？現在我所看見的莫斯科，完全不像我從前所聽到的一樣，處處都遇到悲慘的印象。街上坐滿憔悴的乞丐，花園站着賣淫婦，難道他們都不願工作嗎？布爾雪維克告訴我們說，現在蘇俄的經濟太困難，一時還不能供給他們，並且一班工人與農民，終日勞碌，尚不得一飽，何況這班疾廢的人呢？假定我們供給不勞動的人，那末勞動者也將怠工了！但實際上何嘗

如是呢？委員老爺並沒多做工，爲甚比人家過着更好的生活呢？他們的家屬也都不勞而食！

我們到莫斯科時，新經濟政策已頒布了。不過處處地方還殘留着『軍事共產主義』的遺跡，街道上非常寂寞，行人也很少，大家都似非常清閑，不過臉上都現出飢餓的樣子。他們確實反對布爾雪維克的所謂『共產主義』而歡迎新經濟政策。這種現象在一個不明俄事的人，似乎很可怪的！其實這是很簡單的，因爲布爾雪維克所主張的集產主義，完全建築在沙土上面。他們將工廠收到國家手裏，完全不能管理他，徒任其廢壞而已！在他方面，他們既無工業品去交換農產物，而用武力去奪取農民的餘糧，有時連他們最後的種子也拿走了。這種愚蠢的辦法，自然使農民憤激，因此使出於怠耕的一途，致供給全歐麪包的俄羅斯，頓陷於飢饉的狀態。布爾雪維克不但否認自己的罪惡，反諉爲封鎖與戰爭的結果，其實這是國家管理產業的必然錯誤。

我常參觀莫斯科的工廠，每見因缺乏原料之故，致不能開工，或則機械鏽廢，無法修理，工人亦寥寥無幾。詢其工資與工作時間，則毫無定章。至於布黨的工業計劃，如電氣化等均係紙上空談。所以在事實上，他不得不由國家社會主義返到國家資本主義。於是布爾雪維克的過渡時期，就是由無產階級專政達到共產社會的幻想，也成了歷史上的陳蹟。至於現實的社會主義，純恃勞動羣衆的力量，建築在自由聯合的基礎上。

布黨在經濟上雖可讓步，但於政治上則毫不寬容。他還在勞動者面前，唱着甜蜜的歌兒。硬說政權在無產階級手裏，決不致返到舊有的社會。實際上俄羅斯的工人又處於奴隸狀態，他們不但受資本家的剝削，並受國家資本主義的壓迫。他們失去一切的自由，連罷工都在禁止之列。

「巴柴爾」上漸漸熱鬧了，從前所禁止發賣的商品，現在都公開的堆在攤上了。黑麵包牛油糖佔着市場的大部，其他舊衣服與用具也極多。一部分愛讀書的朋友，

常拿校中每月所發的兩磅糖，兩三包烟草等，賣給攤子上，然後再拿去購書。糖的價格極高，兩磅糖大概在一元半以上，但書的價格極低，所以我們每月的糖，總可換到六七本大書。那位中國博士江亢虎先生，也挾着他的夫人在市場上做小販。這時大家困於物質生活，也沒什麼體面可講了。同學中還有自己托着東西，在沿途叫賣。袁篤實等每說，我們違反共產主義，藐視黨中的規定，——即黨員不應有商業行為，——但我要問問他們，假若不交換，怎樣可以滿足雙方的慾望呢！人類經濟行為是天天在那裏向前的，我們又不能使他朝後，重到自足經濟時代。

賣淫婦並沒有因革命而消滅，反因經濟困難而增加。當軍事共產主義時代，一般人僅領到半磅黑麵包，而委員們却得到豐裕的麵包，他們自然有度夜資，來奴隸這班可憐的女子。甚至女教員女學生等也因些微的麵包，任人污辱。中國學生雖不如別國人好嫖，但也有積了幾個月的糧，去度一次快樂的夜。

大學中的學生。大都是遊牧民族的子弟，他們不能明白共產主義的真義，他們

對待女子本如私產一樣，所以有一部分愚蠢的共產黨員，常迫着女生道：『你爲什麼與他們遊玩，而不同我散步呢？這不是同志所應有的態度啊！』

有一次，同學中忽然發生強姦的事情。聽說女生已在『同志審判會』起訴，犯人拘禁起來，那天晚上開審的時候，大禮堂也擠滿了。被告謊言不能說俄語，要求由翻譯傳達。被告不承認有強姦情事，審判員即請原告聲說，但原告忽又要求取消訟案，全堂頗爲驚愕。審判員詢伊，被告是否會用手槍恫嚇，原告謂並無此事。審判員又問道：交媾是否出於自願，原告答道：『我……我是……是……自……願……』語猶未完，即以手帕掩面，作含羞狀，全堂哄然失笑。審判員亦無從下判決詞，即暫告中止。校長勃洛衣特謂，此事完全由於東方風俗所致，他曾高加索等處，每見有搶親情事，女子被辱後，祇能屈從男子，此次所發生的不幸事情，完全由於這種遺傳性所致。男生自被捕後，即託人向女生說項，謂願娶伊爲妻，故女生即欣然從命。結果校長決將雙方開除。

女子的地位在革命後，雖略有增進，但仍未脫奴隸的狀態，伊們在經濟上既不能獨立，一切仍須仰承男子的意志。且因生理上的關係，女子還祇能做家庭的主婦。

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亦殊可憐。常作法定以上的工作，而得到極微的工資。他們現在困於物質，所以對於革命的理想，反很冷淡了。他們對於一切的政黨，都很失望，當我們贊揚布爾雪維克時，他們常常說道：『那個布爾雪維克，不是自私自利的，他們管理一些產業後，驟然變成富翁了。假若我們做了委員，單獨管理一個機關，也沒人能過問，難道還肯不自肥嗎？』他們舉出自己所親見的事實，如伊萬諾夫或者番特洛夫等，從前都是一貧如洗的工人，現在却有馬車或者汽車，擁有一所很好的房產，自然不能顧到困苦的勞動者！

我每喜歡與工人談話，考察他們對於革命的感想。我覺得他們充滿着反動的思想，甚至於厭惡共產主義。這種謬誤的觀念，很可使蘇俄回復舊日的狀態。所以一班真實的革命黨人，對此都非常憂慮，但布爾雪維克却輕視這種現狀，我的同學每

對我說道，他們（指工人）沒有研究過經濟學，那些懂得這些問題呢！

（五）反革命黨

布爾雪維克雖與資產階級妥協，向歐美帝國主義的國家表示讓步，但他對於工人與革命黨人，却是毫不顧恤的。當第十次共產黨大會決定採用新經濟政策後，立即在各處拘捕無政府黨人，社會革命左黨，最高限度派，把他們放逐到遼遠的地方去。因為這許多暴徒都是社會革命的擁護者，他們將阻礙布黨推行新經濟政策。

勞動者與革命黨的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被布爾雪維克取消了，莫斯科除布黨的機關報外，并沒純粹工人的出版物，無政府黨的『曙光』雜誌，社會革命黨的『民聲』，最高限度派的『最高限度主義者』等，時為布黨所封禁。脫萬爾斯大街上的無政府黨俱樂部，已沒有開門的希望，但蘇維埃無政府黨的會所，還照常有集會的權利，郭爾琴先生演講他的所謂無政府主義，大唱『經過社會主義到無政府主義』的怪論。

我從郭爾琴那裏，知道高爾曼 (E. Goldman) 女士住在里昂基夫街上，就去訪伊。伊是美國的著名無政府黨人，因反對戰爭，被美國政府放逐出來。伊與戀人伯克曼即重返俄國，他們當時宣言說，他們將為革命而犧牲其理想，入俄後極力與布派聯絡，為俄國盡力。但結果常使他們灰心，他們所出版的報紙也被布黨封禁，高爾曼看見我的時候，即盛言布爾雪維克的野蠻。伊說一般無政府黨人，都奮勇往前敵去，抵禦白黨的侵入。布黨却在裏面組織政府，待無政府黨人歸來時，就把他們拿去槍斃，或者監禁起來，有許多人被他們暗殺了。伊說現在無政府黨人中，有不能忍耐而暴動的，伊想暫時隱忍一下，候有機會的時候，再實行反抗起來。伊又說這種專制政治決不能持久，並預言崩壞時期將至。伊約我常去談話，但我們兩三次會面後，就不見伊的蹤跡了，聽說伊秘密逃往國外去了。

馬震街社會革命黨左派的書店，掛着很大的旗幟。大書『蘇維埃政權啊！並不是政黨專政呵！』的口號，來攻擊布爾雪維克的專橫。他們與布黨在十月革命前，

同主蘇維埃政體，但布爾雪維克於革命後，就開始壓迫革命黨與工人團體，因此頗招左派各黨的反對。後來社會革命黨左派即議決退出執行委員會，於工人農民間宣傳他們的主張。但他們在蘇維埃中的活動，漸因布黨的壓迫而失敗了。

後來我又與凌霜去會克魯泡特金夫人，她便不如高爾曼女士勇敢，我們詢問他對於布黨的態度，他說與克氏一樣，早在未革命前預言過了。她聽說我是共產大學學生，微微地笑了一笑。并告訴我們克氏博物院的籌備情形。據說克氏生前，政府雖不敢拘禁他，但也沒優待他。二月八日克氏死後，政府以盛禮葬之，但在墳前演說的朋友，却捕去十餘人。

二月八日是克氏的週年紀念，政府特別允許他們出版與集會，上午十時我搭電車到諾伏健維基寺院去。我到時墳前已擁有一大堆人，有人在那裏演講克氏的思想。後來有幾個少年的演說家，痛言布爾雪維克壓迫無政府人。他們說，在蘇維埃政府統治之下，許多無政府黨人被槍斃了，千百革命志士因為擁護革命而被監禁，

並放逐到荒地去：聽衆中僅我一人穿着紅軍制服，我很怕他們疑心我是布爾雪維克的忠僕。

晚上我又去黑爾岑街的克氏紀念會，會場在戲院裏面，到者數千人。講堂上有克氏的半身石像與畫像兩種。當場有妃格念爾女士博脫連索夫與勃洛伏衣等演說妃說，女士曾與蘇妃雅暗殺亞歷山大第三，坐過二十餘年的監，現在雖已老邁，但革命精神仍極奮發，其他演說者亦都爲老革命黨員，座衆頗爲感動。繼由莫斯科著名樂人奏克氏生平之愛曲。據云會場費會用去一千萬盧布，廣告稅用去六百萬盧布，當場售去無政府書籍甚多，紀念刊兩種與『曙光』的紀念號亦都於當晚售去。

克氏博物與託爾斯泰博物院，均在克魯泡特金大街上，每使遊客生無限的感想。克氏在世界上的努力，與託氏在俄民間的宣道，是否埋沒在這條街上！克氏博物院雖沒完全籌備好，但參觀的人已很多。託氏博物院的設備甚好，小學生都排隊來遊。我們去參觀時頗受院主的歡迎，他說「世界一家」的時期，是否快到了？

託氏的信徒是和平的改造派，所以不如無政府主義者的遭受摧殘。託爾斯泰派的大本營是素食會，即莫斯科一地也有會員三百餘人。每星期二晚與每星期六晚七時開會演講託氏學說，或者吟唱詩曲。他們在言論上很反對紅黨，有一次博夫洛夫痛罵布黨的殘忍，他說紅白都是一樣東西，並報告他被捕的情形。

莫斯科附近有兩託氏新村，每處各有二十人左右，阿歷克山也夫請我去參觀，村中各人按照能力做工，他們以為改造社會，須由自己親身做去。社員中有普通的工農，也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我去時大家用世界語談話，真像親兄弟一般。有幾位世界語朋友，正排印「新時代」雜誌，他們還設立一所小學，但蘇維埃政府却想收歸國有。唉！一般和平的革命派，也受布黨的壓迫！

布爾雪維克正利用各派的叛徒壓迫革命黨人，布黨的報紙謂各派的革命份子，均傾向蘇維埃政府了。其實俄國的革命團體并沒消滅，他們自受壓迫後，即組織秘密團體，暗殺政府中重要職員。

(六)遠東大會

當年十一月間盛傳伊爾庫次克將開遠東運動大會。親俄派學生天天開會討論。最後聽說代表都已到伊爾庫次克，有人說某政客也派了代表來，但他們特別恐怕無政府黨赴會。我無意中聽見他們說，這次的大會，各派的人都可到會，說不定無政府黨也派代表來。後來我知道他們四五人還開秘密會議，商量對付辦法。

遠東勞動大會是爲對抗太平洋會議而開的，當時俄國代表被太平洋會議拒絕，所以召集這個會議，做一次遠東示威的運動。代表的路費也由第三國際發給，並用大批金錢運動滿洲里官廳，所以這許多代表能安然到俄國去。

遠東勞動大會原定在伊爾庫次克舉行，後來忽然改在莫斯科開會，親俄派學生自得到這個消息後，即向霍霍洛夫夫基交涉，要求在開會時出一份中文雜誌，乘中國代表到莫斯科時，宣傳共產主義。但霍氏却完全拒絕，他說：

『第三國際還沒決定態度：你們宣傳些什麼呢？！』

「自然不出於共產主義的範圍外」親俄派這樣回答他。

霍霍洛夫基氣憤憤的說道：「就是工人要出版，也得問問第三國際，你們如非秘密印刷！」於是這班盲熱的朋友，也祇得屈服「國際」了！

在代表將到莫斯科的時候，同學中紛紛議論，有的說，假定赴會的人確由革命團體派出，那末這次大會對於中國革命前途，或者有良好的結果。彭述之自命不凡地說話，好像赴會的代表都沒有他這樣的學問。

中國代表到莫斯科後，使我們非常失望。他們在伊爾庫次克就鬧了許多意見，黃璧瑰女士攻擊共產黨代表乘坐頭等車，張國燾就用卑鄙的方法來對付他們，所以中國代表到莫斯科時，已充滿了恐怖與憤激的情感，早沒開會的興趣了。

大會還沒開會，代表們已天天憂慮怎樣歸去，張國燾沒法取消凌霜的代表資格，他運動兩三個工人反對黃凌霜，他們在俄人面前說，黃氏是智識階級，又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不能承認他做工人代表。高麗代表中也有五個是無政府主義者，

你們有什麼權利來反對無政府黨呢！其實這幾位反對凌霜的工人，也是工人夜校的教習，即暗中主持的張國燾，還是黃某的老同學。後來他想運動留俄學生反對，但也沒成功。最後聽說廣東工會有電報來，取消凌霜的代表資格。實則張黃之爭，完全由於嫉妒所致。凌霜是中國最初與蘇俄接近的一人，他曾為布黨做過種種宣傳運動，後來不知怎樣與俄人決裂了，但藕斷絲連還未免有情，且此次凌霜赴會頗得代表團的推戴，並被選為委員會會員。張某深恐奪去他的地位，所以極反對凌霜。

大會的開幕禮是在克留慕林皇宮舉行。當場有齊諾維埃夫，片山潛等演說，片氏雖留美有年，但英語却不甚流利。此外還有國民黨代表，也在台上頌揚無產階級專政，在一般人似覺非常奇怪，其實布黨與民黨在性質上並沒顯著的衝突。所謂打倒軍閥也不過他們的口頭禪。後來黃璧魂女士也上去演說，張氏派在下表示反對，幸沒打起架來。

同年年底最後的一星期，大會在『第三蘇維埃』開會。會務完全為委員會所壟

斷，開會時代表很多缺席，一切議案由少數人報告後，即付表決。會場秩序非常紊亂，每個無聊的報告，須經過三四次的翻譯，大會的公用語是英俄兩種，但代表團中知英語者僅十之一，至於俄語除俄人外，沒有一個能說一二句，所以每種報告須先譯成英俄文，然後再譯成各國文字，一般人倦於聽講，都跑回寢室去閒談了。

別的代表雖不注意會議，但張國燾却天天在那里做報告。誇示他們在國內活動的成績，在上海已組織了幾千機器工人。此外還有種種運動，表示他們在國內的偉大勢力。這種謊報連青年團的代表都憤激起來，但他們也沒法反對。

黃璧魂女士雖不曉外國文，但在莫斯科却很活動，常去拜會蘇俄的大人物，哥倫泰女士親自介紹她加入共產黨。但正宗派便非常反對，後來她到底失敗了。當代表團去見列寧時，她也去了，張氏派非常討厭她，後來她自西伯利亞歸國時，險送了性命。

大會後，代表團又被送到彼得格勒去，沿途受盡歡迎，在外觀上，他們何等的

榮幸，實則大家惶恐已極，不知怎樣歸去。有許多人恐怕中途的危險，要求許其自歐洲歸去，但第三國際却置之不理。把火車載着他們到伊爾庫克次去。陳敬修嚇得神魂不定，託划平帶信給維金斯克，想邀他的垂憐。他從前懷想俄羅斯如天堂一般，可是現在已是灰心絕意，腦海中竟滿了死的恐怖！

(七)放逐

遠東大會將完的時候，留俄學生的悲運也到了。維金斯克對瞿秋白說，爲什麼中國送來這樣的學生，他的意思並不是說，中國學生的程度太壞，他無非不滿意我們這班叛徒，不能替他們宣傳布爾雪維士姆，其實這完全由於親俄派的中傷，他們在俄人面前，說中國學生都是無政府黨，他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激，但除了謾罵外，也沒有旁的對付方法。

這時團體中充滿了蕭殺的氣象，一般人不但厭棄政黨，甚至灰心於社會運動。划平自彼得格勒回來時，連俄文都不學了。

大會散後，張國燾的眼綫漸注意到我們了。他在大會開會的時候，本想運動留俄學生，起來反對凌霜，結果却失敗了。因沒『執行委員』的組織，所以一切進行便非常困難。此時他開始收買團員，即從前極端的反對派，現在也俯就他了。他們組織了秘密團體，四出活動。

他們組織了共產黨宣言研究會，歷史研究會等，宣傳他們的思想。但很少爲人所注意。最後他們用同鄉同學的感情，形成種種小團體，並以經濟的魔力，來迷惑一般人，結果居然有大多數人被他們收買了。開了幾次秘密會議後，即動議召集全體大會，討論組織方法。

彭湃是湖南人，頗有許多人去收買他，但是他堅決地拒絕了，並努力在學生間宣佈他們的罪狀，請求大家始終反對『執行委員』的組織。他們看見我們這樣反對，就來恫嚇我們，但我們并不恐懼，划平坐在寢室裏，痛罵這般無恥的東西，吳寶泉也罵道：『陳橋兵變！推翻皇帝做皇帝！』因爲蔣光赤等最初是激烈反對委員

會的一人，現在忽然也同情於他們。曹靖華仍狂喊：『捉賊！捉賊！』

開大會的那天，我們自知無望，所以採用消極抵抗的方法，大家告病假缺席。於是執行委員會在會議上，毫無爭論的通過了。預先議定的五個委員就在這次會上產生了。

他們天天在那裏開會。我們照常缺席。最後他們召集我們這般人，開了一次談話會，要求我們陳述意見，我們默默的坐了一回，他們看見沒法，也就散會。當時划平與素園兩人適不在家，他們回來時，執行委員又邀去談話。他倆把收買的事情老實不客氣地摘發了。委員紅着臉，無言可答，大家都沒趣而散。

當晚他們向張國燾請示商量對付方法，第二天他們又開了一次會，張國燾即痛一般未收買的學生，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氣味，並說中國學生有天然的無政府主義性。但我們不知『階級』兩字究作何解，更不明白什麼叫做無政府主義？不過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惶恐。素園不得已要求出圍，划平因友誼關係也請求退出，

但他個腦筋中充滿了恐怖，深恐停止待遇，當時素園正在病中，更使我們捏了一把汗。

四五天後，張某又開了一次會，報告去留問題。當場他特別留難我，不准我立即歸國。他說我還不明瞭布爾雪維士姆，須得多研究幾時。其實當時我給法國朋友的信，已在工餘上登載了，我怕我到國內來揭破他們的黑幕。其餘的反對派，與歸國宣傳的人，都由第三國際送歸，他們不但不明白布爾雪維士，連俄羅斯的真相也茫無所知，所以他們歸國後，都毫無成績。其中有一部分，以為揭破蘇俄的黑幕，恐減少青年對於社會主義的興趣，但我却非常懷疑，難道宣傳共產主義純粹特造謠嗎？

(八) 鄉村調查

莫斯科的物質生活與精氣生活，早損壞了我的身體的健康，而團體中的紛擾現象，又沉重了我的病狀。我因此對於他們的開會，常託病缺席，後來我連上課都不

願去了。幸虧醫生說我有虛弱症，要把我送往休養室去，我因此可脫離城市中的煩惱，所以也欣然願往。

休養室並不直接隸屬於學校，所以我到辦公處去拿了一封公函，裏面却說我是工人。我當即向他們說，我不是工人，要求他們替我更正。但辦事員告訴我道，不然衛生部將拒絕你到休養室去。我才知道這是蘇俄的通例，所以就拿着信走了。

衛生部在脫萬爾斯大街上，我去時已有許多人在那里等候，其中我校的學生到佔了一大部分。醫生檢驗病人的時候，並不注意病人的病狀，祇看那個機關的介紹書。有的是辦事員的友戚，所以也接受了。他們問我的履歷時，照例說一聲：『工人』即可了事。但我却紅着臉說不出，最後我說了聲『非工人』。於是他們又問我道，那末是農人呢，還是智識階級？我又默不作聲，這樣自然使辦事員為難，但他們知道我是共產大學學生，所以仍照常寫是『工人』，並立即允送我到答拉索夫站的休養室去。

次日我即搭車往答拿索夫站去，該處離城約二十餘俄里，爲莫斯科旁的大鎮。有寬廣的馬路，可直達莫斯科。休養室離大道稍遠，原爲一地主的舊業，現在却變爲共產黨與工人等的休養所了。

同行者有女伶與紅軍等，我們去辦公室掛號時，他們非常注意我們是否黨人。那個紅軍得意洋洋的告訴我道，他曾在非常執行委員會服務過，在他手裏，曾死過一百餘人。這種話由俄國人看來，是很平常的。他們常說，多死了幾個人可少吃些麵包。

我們走到宿舍時，正有個老者在那里痛罵共產黨，指摘他的錯誤，有的還與他爭辯，但黨人却告訴我說，這是個瘋子。

休養室的生活雖比普通工人好些，但遠不如共產大學的待遇。每天僅有黑麵包一磅，白糖四塊。我因爲想在鄉間吸些新鮮空氣，並可乘便調查鄉村情形，所以很願在那兒多住幾天。

我除考察農民的心理外，并努力調查學校的狀況。休養室附近有小學校兩所，幼稚園一所，此外還有國家工場數處。我於是訂了個調查計畫，每日出去考察，同住者都笑我發瘋，但我仍進行調查。

答拉索夫站小學離休養室較近，我第二天就去調查，沿途詢小孩學校的所在，他們把路徑指示給我看，並向我索紙幣與鉛筆。我給他一萬盧布與一枝鉛筆，就逕往學校而去。我到學校時，校中寂無一人，過了半天才有女僕出來開門。我見男女教員兩人後即說明來意，他們聽說我是學生，也非常歡迎，約我次日到校去參觀。

次日我到校時，第一班已上課了，我就坐在牆角邊，靜看他們上課。教室很小僅可容二十餘人，但現在却坐了三四十人，兩人棹上已坐了三四人，因為書籍與紙筆缺乏的緣故，所以三四人合讀一本書。小孩的顏色都非常憔悴，并不如我們在國內所見的外國小孩來得活潑。我很驚異的問那教員道，為甚上課的時間延長至七十分鐘。他回答我說，上課的時間純視功課而定。他似乎很不明白小學生能否接受？

學校雖隸屬於教育人民委員會，但并沒得到實質上的供給。教育部僅每月發給幾萬盧布，祇能供給教員們二三天的生活，因此他們祇能向學生索取學費。據云每學生按年須繳納學校黑麵包三十磅，馬鈴薯三十磅。所以一般窮苦的農民，那有幸福來送子弟入學呢！他們很憤激的說，什麼革命，富人的子弟仍有求學的機會，而窮人的子弟還是替人家看牛耕地。這種事實真使一般真實的共產黨人傷心。所以龍那却斯基於第十次會上，也不得不向蘇維埃訴苦了。但是他們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做出來呢！

其他織布工場附設一所小學，專收該廠的工人子弟，共有學生七八十人。學校的名義雖也隸屬於教育人民委員會，但實質上完全由工廠供給，所以學生都得免費的利益。我去參觀時，又是上課時間，領我進去的小孩，把教室的門敲了幾下。我向女教員說明來意。他就邀我坐在最後排的課桌上。上課的情形與上述的學校大致相同。上課時也常有人來敲門。散課後，我問他說，革命後學校究有多大的進步？

他嘆了一口氣道，革命前一切都很有秩序，現在却不然了。地板也弄得這樣的齷齪，書籍也缺乏了。他又告訴我說，該校向來是工廠的免費學校。

幼稚園離休養室較遠，所以我到第二個星期才去。園址是就農民舊屋改充的，所以他們將二百多個小孩分住七處幼稚的（anfón Dolmo）。我問了許多處，方找到一所幼稚房。後來我又尋到學校去，按例每處幼稚房所住的小孩，須到校上課，但因為沒有衣服與皮鞋等，祇能家中閒住。我到學校時，又因教員去城，不能上課。小孩的被褥都很單薄，飲食也很壞，每天僅有麵包一磅，中午兩餐的馬鈴薯，都是腐爛的。據云在新經濟政策前，供給稍好，自採用新政策後，幼稚園都歸倒閉了。引導員領我至各處參觀，并供給我午膳。他說教職員中僅有一人是共產黨，其餘都是沒有什麼黨派的氣味。

我常去找農民談話，我問他們那里選舉的情形。他們似很疑惑我這樣的愚問，有一次我遇見一個在紅軍中服務過的農民，他憤憤地回答道：『鬼知道的！』其他

與我同住的紅軍，也非常反對布爾雪維克。他們說：『我們是農民，所以都反對布爾雪維克！』其實布爾雪維克種種愚蠢的政策，掠奪農民的麵包，鞭笞他們，自然要引起農民的惡感。

後來我認識了附近鞋工場的女工，我常到他們處談話。他們對於革命也沒好感，極覺受物質生活日益困難。我又詢他們選舉情形。他們說，這種事情都是共產黨包辦的，我們那里有權利去參加呢？談時隔壁的女子走來，我又問他們對於無政府黨的態度，那個女子吭聲道：『無政府黨更壞了，殺人放火都不要抵命的！』後來我才知道他的丈夫是布爾雪維克。

一星期後，我校學生來休養室者漸多，他們都喜歡到『薩夫哈池』（即「蘇維埃經濟」之縮寫，是國家經營的農場）去，似乎那里可以發揮他們的獸慾。我也常跟他們去購牛乳，因為那里的牛乳特別便宜，他們每月領到四十磅麵包，每天領到牛乳一瓶，所以他們常將牛乳廉價售出。我們去時常直入他們的寢室，裏面的空氣

非常之壞，但大家都願意多停留一刻。我詢問他們，對於革命感想。我的同學阻止我道，他們沒研究過經濟學，那里懂革命的意義。此時女工也不敢回答我這個問題。於是大家又談到無聊的戀愛，據他們說，革命後經濟異常困難，所以一夫多妻在鄉間非常盛行。

最後答拉索夫學校的教師領我到五里外的小學去參觀，該校是鐵路修理處附設的，專備該處青年工人就學。我去時教職員非常驚異，他們說要調查教育，何不到歐美去。同時他們又與別處一樣，疑心我是政府的偵探。一切設備都非常壞，滿架都是塵埃。那微弱的電燈光，至少可損壞學生的眼光。上課時學生因沒紙筆，教務都無形停止了。散課後我問學生對於革命感想，有一個頑皮的學生跳到桌上大呼布爾雪維克是強盜。

最後我應當略述休養室的情形，該處除供給飲食，並沒醫生來看視，不過出入時調查一次身體而已。據說從前莫斯科的休養室很多，新經濟政策行後大為縮減。

前容五百餘人的休養室，現僅容八十餘人。

(九)學校

在蘇俄住過的人，不但感受物質上困苦，就是在精神上也非常困難的，布爾雪維克種種蠢惡的設施，每麻木了我們的心靈。報紙書籍中都充滿了紅色的毒氣，無非使人嘔吐而已。俄人常常說：『我們不用讀報，因為報章上所寫的我們都知道了！』至於現在所出版的書籍，滿篇贊揚無產階級專政，那里引得起人家的注意呢！

每個國家的產生，一定要用『專政』的方法。民主派所謂『民治』，固然是混話，布派的無產階級專政又何嘗不是飾詞。其實每個新國家都要創造自己的中等階級，來維持他們的政權。教育自然是執政黨的防禦綫，所以蘇維埃政府利用教育機關，抵抗其他的政黨，壓迫平民的自動的思想。

十月革命後，布爾雪維克極力排斥異己的思想，不但壓迫資產階級的文化，就

是左派的社會主義也沒自由發展的餘地。大學教授被他們送到監獄裏去，過着鐵窗生活。但是布爾雪維克的隊裏，缺少有識的社會主義者，來補充空際的危險。種種的措施都不便，差不多處處失敗了。後來蘇維埃政府感受到這種缺點，改用較溫和的政策，預備一步一步地征服大學。

布爾雪維克雖曾有普及教育的計畫，但始終沒有實行。學生的家屬眼見學校困難，不得不繳納學費，來維持學校。譬如修理校舍等等，教育部都置之不問，而學生方面又何忍坐視呢！特別不平等是在大學方面，國家僅供給黨員求學，至於非黨員的學生，不但受不到國家的資助，並且還要繳納很貴的學費。但窮苦的俄國學生那里有如許金錢，所以他們不得不謀職業，維持自己的生活。莫斯科普通大學與專門學校等之授課時間，皆在下午四時以後。一般學生因困於經濟生活，都不得按時上課，缺席的學生非常之多。

共產大學與勞動學校的情形，比較普通學校好些，他們與紅軍受同一待遇，所

以生活上毫無問題，不過功課方面便遠不如普通學校，因為共產大學的目的是在造就宣傳人材，並不是社會科學研究的所在，故有價值的課程極少，而祈禱式的會議到很多。

莫斯科有共產大學三所，斯萬洛夫基共產大學有學生千餘人，專為本國人而設；其次是西方共產大學，有學生五六百人，專為俄邊諸小民族而設，如拉脫維亞，埃斯董尼亞，波蘭，猶太等民族俱為該校之主要學生。至於文化較高之歐美民族，則尚無一人在該校肄業者。東方共產大學是民族人民委員會附設的大學，約有學生八九百人，其目的在造成東方民族的宣傳人材，最初原為俄屬諸東方小民族而設，如韃靼人，高加索人，與蒲接脫人等，後以國外東方民族，如印度，波斯，土耳其，中國，高麗與日本等，逃往者漸衆，遂亦由第三國際送該校念書。三校程度以東方共產大學為最低，這雖由民族文化的關係，但辦事方面不得其人，也是個重大的原因。

我是中國人，又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團員，自然祇能加入東方大學，但他給我的印影却非常之壞。我們在那里並不能好好兒念書，每天可貴的光陰都被討厭的排隊佔去了。而上課的情形尤為可笑，教師因為生活困難，每天兼了十小時以上的功課，所以他們都不能按時來校授課，常遲至一小時之多。有時簡直無故缺席。後來學生也染了這種習氣，都不願意上課。每天的課程也由教務處逐日佈告，有時一天僅四小時的功課，別的一天却有十小時的功課。有時一天上了五次九十分鐘的功課後，還開什麼共產黨會議，真使我們立刻頭痛起來。

第一學年因為語言的關係，我們還不能直接聽講。除了三小時的俄文課外，還有二小時正式功課。但惡劣的翻譯又不能傳達教師的意思，所以一年後送歸的學生並不懂布爾雪維士姆。第二學年我們已能直接聽講，但學校所能給我們的，不過是布黨的宣傳品。至於社會科學的學理，他們還妨礙我們研究呢！學校中的重要科目是工人運動史，十月革命史，經濟學等，其他自然科學地理等科目真使人嘔氣。而

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學府唯物史觀，經了我們數次的要求後才允許添立這個科目，但是一時又覓不得教員，後來聘到教員時，已是第二學年的末期，各科都草草的結束了，所以唯物史觀也祇上兩三課。

莫斯科大學的情形比較好些，但一般學生均困於物質生活，都不能按時上課。大多數女生正以賣淫來維持他們的生活。關於實驗的科學缺少試驗的東西。學生的程度太參差了，因錄取學生並不以程度為標準，祇看共產黨或職工聯合會的介紹書。

赤色的教育並不能滿足我們的願望，我們要求學校方面的改良，也常被拒絕。他們說：『假若我們滿足你們的要求，那末又何用辦學校呢！』所以我們常常嘆息道：『蘇維埃政府并不是叫我們念書來的，却是請我們來嘗嘗黑麵包的滋味！』後來巴黎方面來了十位勤工儉學生，他們到莫斯科不久後，就非常失望，他們才感受布黨專政下的不自由。

(十)公社

『反革命』的留俄學生送歸後，校中僅剩八個中國人，他們奉了張氏的御旨，都來籠絡我，後來他們贊揚我已是真正的共產黨了。我仍是非常的寂寞，又不敢去交俄國朋友。

五月（二二年）後，校中同學大都返歸故里，叙天倫之樂，獨中國印度等學生無家可歸。學校方面預備把我們送到『達却』（避暑處）去避暑，過了一星期後我們就到離城二十餘俄里的鄉村去了。

莫斯科附近有許多避暑處，從前是貴族資本家的夏間消遣地，現在却一變而為紅色軍官，蘇維埃官吏，新資產階級的娛樂之所了。我們都是候補統治者，自然也得分享這種特權。

『達却』位於叢林深處，景色頗快人意。當夏天的時候，城中苦於炎熱，但我們却處涼快的境地。我才深覺人間的樂園，是建築在勞動者的血汗上面。我們到鄉

村不久後，遊人漸漸地多了。裏面除我校學生與農業學生外，俱爲蘇維埃官吏與新資本家等。

我們的『達却』是當時才組織的，設備並不周到，但已比城市中舒服得多了。我校學生與教職員之下鄉者，約有百人左右。我們在那里就開始組織公社，實行一部分的共產。

所謂『公社』的組織，就是把每天兩磅黑麵包共同食用，並輪流到飯堂上去值日，最後我們的消費公社改成勞動公社，大家每日須工作兩小時。但這種好聽的名詞，並不能鼓勵我們去實行。回憶在城裏的時候，有校役來侍奉我們，他們不但替我們洗刷地板，並爲我們整理被褥與書籍。現在一切都須親自動手了，油膩的盆碟與污泥的馬鈴薯，也勞我們清洗了。

在鄉間住不到十天，我們就鬧了一次風潮。管理主任因一部分學生未上操，就停止了早餐。我們都非常憤激，反抗這種野蠻的辦法。中國與高麗等學生，責問他

爲甚未發早餐。他說一部分學生的過失，須由全體受罰。當晚校長也到鄉下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送了封抗議書去。校長立即召集全體會議，經他一頓的訓斥，中國學生也都軟化了。第二天親俄派領袖卜士奇與霍霍洛夫金自城中回來，運動我們收回抗議書。一部分人已有允意，但終因多數的反對而終止了。

每天兩小時的工作，已使我們疲乏得不堪了，我們常須三四小時的午睡來恢復我們的精神。所以每天除兩小時功課與兩小時工作外，已無精力念書了。但大家並不能了解工人的苦况，還贊美蘇維埃工人，每天做八小時的工作。

辦事人的官僚習氣太重，『達却』的設置非常不完備。我們晚間因沒燈念書，常去車站散步，或開無聊的談話會。有一次我與光赤在小橋旁遊玩，三個女郎走上來與我們閒談，並說願跟我們到中國去，當即要求一塊去散步，我們立刻就離開了她們。但十五分鐘後，她們已與我校的三位同學，挽着手在草地上亂跑了。據說樹林裏亂交的男女，在革命後確是非常發展，一般輕視這類行爲的人，稱她們爲蘇維

埃姑娘。

最後羅覺等與女廚渥略也發生了戀愛的關係。每晚他們四人都跑到她的房間去談天，當時我們就料到他們一定要起醋波。但羅覺堅說大家都是同志，決不致鬧怎樣的笑話。並盛言渥略的優美與善良，簡直如臨凡仙子一般。不過兩星期後，他們中間便生了意見，雖尚未至用手鎗從事，但大家見面時竟不談話了。據說士奇與弼時兩人曾在渥略處過夜，有幾次她的下衣已被他們撕下，但終沒性交成功。她聲言自己非蘇維埃姑娘，決不如法略一樣。有人說法蘭西女子的戀愛，在交媾以前，但俄羅斯女子的戀愛却在交媾以後，究竟是否這樣，我沒仔細調查過。

我與金文兩人喜歡到樹林深處亂跑，有一次我兩幾乎遇到危險。幾個農人看見我們穿了紅軍制服，都來追趕我們，我們拚命飛奔，才脫了這次危險。據說其他同學也曾遇到這樣的事情。因為農民都非常嫌惡布爾雪維克，中國人在革命中的行為更引起他們非常的反感。華僑加入紅軍後，掠殺俄羅斯的農民，頗為殘酷。所以在

烏克蘭地方，華僑已不敢獨往鄉間去了。

三月來與俄人同住的結果，布爾雪維克的傲慢無禮的態度，實使親俄派學生都非常憤激。有次師範班學生與羅覺一塊兒去掃地，有一人吩咐羅覺道，我是老共產黨人，是少年共產團的指導者，你應該聽從我的指揮。羅覺雖是集權主義的信徒，但已不能接受這樣的勸告了。其實這種習氣完全是集權制釀成的。如留法學生經過柏林時，張崧年對他們說：

『我是中國的先覺，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應服從共產黨員的命令！』

又如我校曾因校長問題開了一次全體會議，共產黨支部使出而干涉道：『在這個會場裏有許多無識青年，所以黨部特要求停止開會！』他所謂無識青年就是指青年共產團團員與無黨學生。後來大家責問共產黨區執行委員會，校中共產黨支部有無禁止學生集會的權力，區執行委員會道：『民衆無自由集會的權利。』後來大家又跑去問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却說：『你們有自由集會的權利。』但

是一般哀苦無告的勞動者，那裏能向執行委員會聲訴呢？

(十一) 第四次大會

遠東勞動大會後，中國共產黨的貧弱無能，漸爲第三國際知道了。張太雷與張國燾拿去的運動費，并沒給俄國任何影響。因此第三國際派達林到上海去，要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陳獨秀立即寫了封中文信，從柏林轉到莫斯科去，大意是說：

『中國共產黨並不反對加入國民黨，但國民黨并沒得到人民的同情，萬一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一定要引起民衆的反感。并且近來孫文已與中國最反動的段祺瑞張作霖聯合了。』

留俄學生得到這個消息後，俱認俄人不明中國真相，致犯這樣的錯誤，經濟學教授馬馬埃夫在旁也反對國際的妥協政策，他憤憤地說道：『在社會主義史上，沒見過勞資妥協的事實！』但第三國際擁護俄羅斯的利益，仍進行他的反革命政策。

過了兩個月後，陳獨秀親自到莫斯科來了，我們都很希望這個問題得到適當的

解決。當各國代表到莫斯科時，我校學生特別到陸克斯大旅館去歡迎東方代表，在獨秀演說以前，維金斯克親自介紹道：『中國民族運動的領袖陳獨秀同志演說！』我當時非常驚奇，爲甚維金斯克稱他爲民族運動的領袖，但其他的中國朋友並沒發生疑問。

不久第三國際在皇宮裏開會了，這時『統一戰線』的聲浪很高，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雪維克，現在忽然提倡『工人政府』了。所謂『工人政府』就是聯合各社會黨，組織社會黨的專制政府，至於無產階級專政，那就是布爾雪維克獨裁的別名了。但布黨究與誰聯合呢？與筋肉勞動的工人合作嗎？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當布爾雪維克大唱『統一戰線』的時候，全俄各處的無政府黨，社會革命左黨，最高限度派等又被他們送到監獄裏去了。不過齊諾維埃夫在紅色職工國際大會却說：

『第二國際不願與無政府黨及工團主義者發生關係，但第三國際「打破這種遺傳性」，預備與無政府黨及工團主義者合作。』這是何等滑稽的話啊！

紅色職工國際是隸屬於第三國際的，所以主張『自由聯合』的法國工人，始終不願與他們聯絡，後來職工國際攜重金去法運動，勞動總同盟中的政客，就宣傳與莫斯科聯合。結果革命的工團派在聖級奈開大會時，雙方因這個問題而決裂了，一部分人主張有條件的加入紅色國際，就是採用自由聯合的原則，其他傾向於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絕對拒絕與莫斯科聯合。

法國工團代表蒙慕蘇並不是工人的代表，却是職工國際的代理人，他在到莫斯科的第一次會議中演說道：『無政府工人實際並不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但他反對由此制度下，自然而生的首領與智識階級專政。』但他接下去又說道：『法國勞動總同盟中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非常偉大，所以此次運動與莫斯科聯合，費了不少心機才得有條件的加入……望紅色職工國際勿以此為過度的要求，因如拒絕這種要求，便予無政府派以攻擊的口實——羣衆即歸附他們了。』

蒙慕蘇的演說，立刻發生効力，次日第三國際主席齊諾維埃夫說道：『我們務

必迎合法國工人的成見，」紅色職工國際贊成齊氏的提議，滿足聖級奈大會多數的要求，於是蒙慕蘇遂宣告法國勞動總同盟加入紅色職工國際。其中最可怪者，就是兩國國際從屬的關係，却由第三國際方面退讓，很可證明職工國際是共產國際的附屬品。

中國問題并沒在大會上正式討論，會議後拉台克寫了篇關於中國運動的意見。獨秀託秋白翻譯出來後，仔仔細細地讀了幾遍。他在青年團會上說道：『關於中國問題的態度，拉台克曾寫了篇文章，但他對於東方情形，恐怕也不很明了，他所說的方略也非常含糊。我仔細讀了幾遍，才隱約找出些東西來。就是「推翻外國的帝國主義，打倒本國的軍閥」。與「在此資產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中國，無產階級應促成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是一般人不但反對拉台克的主張，並以爲這種論調合於馬克思主義的邏輯。』

後來少年國際也承認第三國際的議案。請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全體加入國

民黨。仁靜特別召集我們開了個會，要求我們發表意見。當時除一部分完全資產化外，其餘的都非常懷疑。共產黨是否將同化於國民黨？有人說，與國民黨合作可以吸收他們的優分子！但有人說，與民黨妥協自然也要為民主主義努力，他們討論了半天，並沒有得到什麼結論。不過少年國際的議決案是執行的了。

與民黨合作中的難題，就是孫張段的三角聯盟了。第三國際向以俄羅斯的利益而抨擊張作霖。當時大家主張指導孫文，使他不與最反動的張鬚合作。但事實上能否辦到，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後來聽說又要考慮這個問題，但不知怎樣沒有舉行。

共產黨與國民黨為甚能聯合，兩黨性質究有無衝突？我們可以看獨秀在莫斯科陸克斯大旅館裏的演說詞：

『……中國要實行社會主義，非有一百萬的大黨來統治不行。……有一次孫文很驕傲地告訴我，民黨有三十萬黨員……其實這三十萬分配到全中國去真不夠支配啦！』

所以兩黨的不同僅在名目，至於性質，則毫無衝突。現在中國正有許多政客，利用這種好聽的名詞，幹他們的新運動！

(十二) 歸途

去年一日初，愈之給一飛一信，希望他調查莫斯科的世界語運動，我因此又認識了許多世界語朋友，提高了我對於世界語的興趣。不久我就一人研究世界語，時與他們往還，後來我在大學裏運動，添設世界語班，俱樂部長問我，究有多少人學世界語，我說已有二十餘人。其餘的同學一定很多願意學的。他似很顧忌，最後說明天聽訊。次日他答覆我道，教務長云尙須斟酌，第三次俱樂部長告訴道，你們要學世界語也罷，可是不能宣傳啊！我當時故意問道，爲什麼不能宣傳呢。難道在揭示處貼一張條子，也將被禁止嗎？他簡直答不出來，就說明天再說罷。過幾天竟完全拒絕了，他說教務長因校中功課很忙，不能再添設世界語班了。你們願意學，可另找地點上課，校中的教室是不能借用的。

我每天一小時學習世界語，與每星期一拜訪世界語朋友，便惹起了團體的干涉，述之來忠告我道：『你是個黨員，對於團員是處於指導者的地位……並且你會犯無政府嫌疑，更不應該學習世界語，與托爾斯泰派來往。』我當時聽了這種無理的訓詞，實在忍無可忍，憤憤地說道：『我不能接受這樣的勸告，也不能停止研究世界語，更不願拒絕托爾斯泰派的朋友。』後來他在大會上說我，近來對於團務太不熱心，我又把他痛罵了一頓，並說除非有盲目的人，才說世界語是無政府黨的工貝，當即舉出許多例，證明各派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都贊助世界語的宣傳。但因此便得罪了述之，他是野心而陰險的人，一定將設法陷害我。當時我非常後悔，但感情上的衝動，使我不能再向他們乞憐。

同時法國方面有人來信說，東大的中國同學是否都是同志，為甚抱朴常與『工餘』通信，毀謗勞農政府，羅覺就來問我，我絕對否認有這樣的事。其實我早知郵局的檢查，所以也不敢將真相告訴國外。不過『工餘』的李卓曾要求我寫些俄國情

形，我將第十次蘇維埃大會的報告錄摘要寄他，經巴里與莫斯科雙方的追問，他將我的信在『工餘』上披露了。國燾與羅覺等也不能否認事實我沒解說俄國腐敗的原因，最後他忠告我道：『你不能把蘇俄的真消息報告給敵黨啊！』並且要求我於法國學生到莫斯科時，表白我與工餘社的關係，可是我因精神上的痛苦，拒絕了他們的請求。

莫斯科污濁的空氣，損壞我心靈上的健康，孤獨寂寞的我，實在不能再在那里久住了。加以各地同志催促我發表俄事的信，又鼓動了我的垂死的精神，最後我決計仍與俄國黨人來往，秘密赴無政府黨的會議。

三月後我們到彼得格勒去參觀，不幸第二天就病了。旅舍中的國家醫生，太不注意病人，他說要送我上專科病院去，但又任我很冷地睡在走廊裏。病院裏的人都嫉視我，他們說：『我們還沒麵包吃，那裏有東西來供給外國人！』雖然這是愚蠢的心理，頗可代表他們對於華僑的惡感，布爾雪維克供養國際的紅鬚，實在也違反

人民的利益。

自彼得格勒歸莫斯科後，我即要求羅覺送我歸國。他說現在第三國際沒錢奈何，我說送到海參威也好。但幾天後，我就知道學校中扣留我的消息。小蘇維埃的議決上說：『抱朴原爲無政府主義者，現在尙未將舊信仰完全消除，仍留校讀書。』我當即送了封請願書：

◎請願書

我來東方勞動共產大學讀書已有二年了，對於共產主義也有相當的了解，擬歸國從事實際的活動。且我來俄後，身體日壞，決不能在莫斯科久住。至於你們說我未完全消除舊信仰云云，我暫不爲無益之爭辯，將來我歸國後，實際活動時，你們自能知道我是什麼東西。萬一你們不能允許我的要求，恐雙方都無善果！抱朴

請願書送去後，校長秘書即允送我歸國。過了一星期後，證書與車票都取到了。證書是給達爾盤魯，車票也僅至赤塔。我又責問秘書，爲甚僅送我至赤塔。他

說到那里時，他們自能轉送。我的俄友都爲我寒心，但我的決心早已打破了我的恐怖。當時發給我的川資太少，交涉數次後增加了五千萬盧布，雖然還是不夠，我也毅然起身了。

同行者還有華工三人，他們因爲不服從青年團的訓令，所以被學校裏驅逐出來了。還有六七個不馴韓人，因覺校中無書可讀，所以也願到赤塔海參威，或者歸國去過放浪生活。

車站上非常擁擠，我們到第五天才換到車票。當晚我們即搭車去埃加吉林勒爾格，火車的速率還是很慢，所以我們過了兩天才到。到埃加吉林勒爾格站時，同行的兩個俄友即被捕，但過十五分鐘即行釋放。據云國防政治處偵查彼得格勒來的旅客。一般人因沒錢住旅店，都在車站上過夜。

在埃加吉林城中我們發現了可驚的事實，那里的農產反較莫斯科爲貴，俄友比結爾姆告訴我說，這完全是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他極力低廉莫斯科的物價，使外人

知道俄國經濟狀況的恢復。

自埃加吉林站上車時，國防政治處來查問我們四人，我當時非常憤激，跟他上國防處去，檢查問站長道，這事是否在我們的管轄之下的，處長點頭道是。我大聲問道：『什麼事？』檢查反道，沒有什麼事，請上車罷。後來我方知道，這是他們敲竹槓的手段。

到伊爾庫次克後，站長拒絕發給免票，我們又在站上住了兩夜，走遍各機關才算弄到車票。我乘暇時到世界語學會去了一次，他是莫斯科的分會，僅有會員四十人，其餘的（一百餘人）因反對布派，所以不願加入。據云地方政府前曾妨碍世界語運動，現因蘇維埃世界語學會的組織而稍變其態度。

近上烏金斯克時，有卡吏來查，海樓（紅鬚）將携金藏置皮鞋中，因恐關吏沒收。該處是蘇維埃與遠東的交界地，所以來往的旅客都須受卡吏檢查。到上烏金斯克時，蘇俄紙幣已不通用，站長要我們用金錢購票，我們又到教育支都去。部長

說，前日才接到共產大學生免票的公文。

站上旅客甚多，他們都想往海蘭泡與巴力等處謀生，有的想從那邊偷過國境，渡到哈爾濱的樂園去。當時我們的錢已用罄，幸海樓借給我們三元，所以才安然到赤塔去。

到赤塔後，達爾盤曾拒絕招待我們，並聽說莫斯科有信給作民等，叫他們勿招待我們，幸華工會會長徐紀常反對，我們才免了這樣的危險。他在第二天職員會議時，當場披露莫斯科來的公函，並痛言莫斯科遂歸赤塔工會派遣的工人。我們四人的飲食，完全由他一人供給。

達爾盤魯民族部長替我們拍電給第三國際，謂自莫斯科來赤之東大學生，現已陷於飢饉狀態，請速設法救援，莫斯科覆電道，東大學生非第三國際所派，此事應詢該校校長勃洛衣特。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都非常恐慌。有人告訴我們道，你們怕難歸國了，後來我們設法在教育支部取了一張免票，各在同鄉處募了五六元，又

起程下行不。

沿途斷橋爛軌，真使行客寒心。車至觀音剛時，婦孺俱默禱上帝，希望前途的順利，據說該地因火車出軌，死傷了二百餘人。一星期前的火車也在途中顛覆了。

巴力的鐵橋已炸斷了，紅黨尙無力修理。旅客由此渡江後，再搭車往海參威而去。

火車的行駛非常遲緩，海速率尤慢，每小時僅行十俄里。所以我們自莫斯科下來，因為沿途的耽擱，竟浪費了一個多月的光陰。

海參威站上的苦力很多，警士驅逐他們簡直如竊賊一般。這時大家腦筋中並沒有產階級專政的觀念。國防處的警士曾告我道，『革命後，警廳並沒變更。不過尼古拉的命令換成列寧字樣，所以我們還是很適於辦公的。』

到海參威後，我又陷於窘境，幸職工會友人今亮極力維持我的生活，才略為減少些煩惱。同行的許多朋友想在威地謀事，但黨部也沒法安插，少年會要介紹他們

去做工，他們都非常發氣；『共產大學的學生，難道還要做工嗎？』不過後來有的迫於生活，所以不得不去充國家商店的門警。

威地的失業的人較他處尤多，國家也沒法安插他們，盜竊的案件非常多，頗有因生活困難而自殺者。少年會秘書與我在私人的談話中說，『有許多人將入會與謀生混爲一談，他們並不是信仰共產主義，不過想謀較優的位置』白恩斯坦因說，此間的黨員與中央不同，大多數人祇注意於物質的利益。

工人與左黨並沒出版的自由，而守舊派的報章『祖國之聲』倒還繼續出版。其他的團體，常受政府方面限制，即文化會社也不能自由發展。

物質上的艱難與精神上的痛苦，使我立刻又處於病鄉了。我病後第二天就寫信給少年會秘書，請求他送我到病院去，因病院費的昂貴與會中的沒錢，數天後，他又要求黨部送我到調養室去。二三日後，我到洋站的列寧調養室養病了。

海參威僅有調養室一所，是供給黨員休養之用，至於少年會的特殊人物也得分

享這種權利。我在裏面住了半月，得與威地要人接近，略悉他們的心理，這是我非常欣幸的。

這般國際主義的布派，都帶着濃厚的民族色彩。他們說，中東路是俄國的應得物，與俄羅斯的發展有極大的關係，並有許多人因為自己的利益，反說哈爾濱華人仇視俄人。煩山洛夫斯基說：『中俄問題恐將用武力解決，你能加入紅軍嗎？』我即婉辭道：『我非軍事人材，且不曉北方話，礙難從命！』

我未離調養室時，加里寧到海參威來了，他的演說詞中，口口聲聲謂中東路為蘇俄財物，萬無拋棄的理由，將來即用武力解決，亦所不惜。自他去後，威地黨部即注意中國問題，我歸海參威時，黨部秘書茶林向我說：『你不用歸去了，這兒正需三四人辦事呢。』我仍答道：『我是南方人，不曉北方話，實難在此辦事！並且我的匯款已到，車票都買了。』他說既然如此，你歸國一趟，並約三四人同來。

九月間，少年國際紀念日的慶祝會中，各要人均提到中國問題，似乎中俄交涉

已趨於險惡的形勢。

臨走的前一天，我在伊爾處看見他正讀『民族問題』一書，上書『絕對秘密』四字，我心裏很是難過，第二天搭輪返滬，滿腦的民族問題，正不知如何解決！

赤 俄 遊 記

赤俄印象記

增田正雄著

如囚譯

我在大地震後經過西伯利亞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寫日記時，不能不回想途中的光景。

由赤塔到莫斯科的路中，在各站上打掃深雪的勞動者（這是附近農民的冬季唯一的工作）他們完全像乞丐，有些勞動者是在嚴酷的寒冷裏，沒有外套可穿，只把盛麥的舊麻袋合起來，裏頭塞些野獸的毛屑，蓋在身上，有些是把破裂不堪的舊而薄單的外套穿在身上，在嚴酷的寒冷裏抖縮着。

『你們爲什麼不要求外套呢？』——我這樣的對一個勞動者問。

『外套？』接着微小的聲音說：『革命以來簡直買不到呀？』說着回頭看四周有無別人潛聽。

車過烏拉山的一天，我對一個打掃火車的工人問革命以來的感想。他暫時很驚訝的看了我以後，很快的說：『這車裏有「格別烏」（國家保安軍）。』說着把窗門關起來，跪在我的前邊，以細小的聲述說革命以來的慘狀。終於他哭起來了。

他的淚顏和他的沈痛的言語，無論何時不能忘記！

(一) 「格別烏」

到俄國後第一使我受莫大刺激的是「格別烏」的偵探活動。俄國在帝政時代固然也是由偵探維持一部分秩序的國家，這是革命後的偵探機關，即格別烏的活動之猛烈，實非帝政時偵探所能比者。勞農全國無論何處，沒有不在格別烏的網羅內。

現在俄國人羣中，說一聲「格別烏」，差不多都是相對竦然，恐怖之雲立時在衆人前緊張着。

勞農俄國革命以來八年之間，維持布黨的政權，在革命時撲滅那些政治機關，而現今能恢復相當秩序的功績的大半，固然應歸於赤衛軍，但是其餘的一小半功

績，也不能不歸於格別烏的活動。

尤其是在國外戰爭與國內反亂終了後的全俄秩序維持的功績，全歸之於格別烏的秘密活動，亦不為過當。格別烏是軍隊組織，具有憲兵警察等性質，而又有獨立裁判權，現在數目約在十五萬左右。格別烏自一九一七年革命時至一九二一年新經濟政策宣布時五年之間稱為「其卡」（非常委員會），這五年之中反布黨分子被「其卡」慘殺者不知有幾十百萬，「其卡」時代的暴虐狀況，在古今東西歷史上實在找不出一個例子來。法國革命時，恐怖時代的羅斯比爾的暴虐，雖然有名於歷史，但與「其卡」的暴虐比較，則不過小小兒戲耳。一九二一年以後改稱『格別烏』，但是不過名辭上的改變而已。

格別烏以撲滅所謂『反革命黨』——就是反布爾雪維克黨——及其他一切政治犯為主要任務，其中又分國境、國內及交通等三種軍隊，而各任其守備。

譬如我住的旅館是專門住外國人者，由外交部直營。其中夥計聽差以及其他用

人，都是與政府有關係的。客人的一舉一動都被格別烏檢視着，並且客人屋裏掃出去的紙屑，也每天都要送到格別烏去檢查。不但如此，聽說客人的房屋裏都暗設着音聲擴大器，以便客人所說的話，都可以通到格別烏的耳朵裏去。但是我住的那屋子裏，我還沒查出真偽來。

但是我上波蘭，再回到莫斯科的途中，在一個車站上，放下皮箱，在附近散步的時候，幾位格別烏先生便不聲不響的過來，把我的皮箱，亂七八糟檢查一陣，我在這自由的國家裏，對格別烏先生們的自由，竟起了不少的驚駭。

此外格別烏先生們因政府發的薪水不夠消費，故到處設立了格別烏直營的酒館與其他賣買。

(二) 格別烏的布告

我在莫斯科居住中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各新聞上，發載格別烏長官德魯金斯基的一篇布告。

格別烏的布告

「莫斯科住民危急存亡之秋，即莫斯科市內社會的危險分子，繼續出現的今日，格別烏決計掃除一切在莫斯科市勞農俄國重要中心地，不從事於正規的商業或生產業而惡用新經濟政策的寄生蟲輩。爲實行政府命令及莫斯科蘇維埃訓示——即關於驅逐莫斯科市內無業不良分子的訓示——起見，目下國家保安軍正在拘留放逐上述諸分子。

「現已拘留者有九百十六人，五百三十二人業已放逐，其餘三百八十四人亦將放逐。放逐者之類別如左。

- | | |
|--------------|------|
| 1，酒精販賣人 | 一一〇人 |
| 2，欺詐者與投機業者 | 一五六人 |
| 3，高價的禁製品賣買者 | 一二〇人 |
| 4，高利放債者與無定業者 | 四五三人 |
| 5，其他 | 七七人 |

共計

九一六人

『格別烏對於一切沒有一定職業而以寄生蟲的生活爲目的者，皆行放逐遠鄙，以不良分子而欲免於放逐者，祇可從速自行離開莫斯科及莫斯科所管地域以外。至於完納相當的租稅，在勞農俄國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從事於正當商業及生產業者，對此放逐事件，毫無係念必要，望各安其業可也。』

格別烏長官

野夫，德魯金斯基』

我讀這篇布告時，覺出這篇布告，正是勞農俄國的縮圖。

這篇布告最先給與我們的概念，就是勞農俄國與舊帝政時代毫無變更，只是『權力至上主義者』又可以證明所謂俄人的通有性的表現，『爲使主義實現起見，毫不忍惜的妨害人民的生活，』即因理論本則與實際生活的矛盾，而政府與人民間的深刻的鬥爭。

以『共產主義爲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到達點』的推定的理論爲政綱的本則，而以集中統一的兵力，無理的強制國民適合於他們的理想，結果弄成『事實』的叛逆，不得已而又採用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承認私有資本，但是一方面又不肯放棄主義的原則，在掌握政權的時間內，盡心盡力使國民生活符合於主義的原則，那種狀態，似乎是勇敢，但實在也是悲慘。現在俄國的現狀，簡單的一句話表示出來，就是『相反的主義原則與實際生活的衝突。』

上邊布告的原因，就是對付莫斯科城裏住居不足的緩和策，一方面發見法令違反者，拘留放逐，又一方面威嚇驅逐那些各地方勞動者，因失業而聚集莫斯科尋找職業，但對這布告中所說的「投機業者」與「高利放債者」等無定業者兩句須略加說明。

現在的俄國以「不勞動者不能吃」爲口頭上的原則，但是沒有工作可勞動者與雖勞動而收入不足者又該怎樣呢？既是允許自由商業，商人當然要起得利的心，得

利程度到了什麼地步，可認為投機呢？當我在莫斯科時，俄國基本貨幣『吉魯魯次』與紙幣的兌換標準，一天數變，所以政府市場外，還有一個到黑市在場。就是在街市的寬闊處，每天聚集二三百人，作政府所禁止投機的兌換，但是政府人員並不嚴厲禁止，却來收每人的市場稅而默許其兌換事業。並且政府也常常利用這市場作投機事業。但是有時突然的嚴禁起來，把那些投機兌換的人，一律逮捕拘留，或行放逐，但是不久又漸漸的默許了。這種專制政府的恐怖手段，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現今俄國人民中，不作投機事業則不能生活的人，實不在少數，就如我在莫斯科時，只莫斯科一城的失業者，已有十二萬人以上。這是因為俄國大工業全部國營，而其管理人缺乏工業智識及工人組織的智識，結果呈現非經濟的狀態，政府不得已又實行財政上的緊縮政策，失業者日見增加，且因工業國營的緣故，失業工人更不易尋找工作。結果這些失業工人不得不走違反法令的一道。

自由商業雖經允許，但政府對私有資本的發生，又行非常的重稅政策，來威脅商人。有一個皮鞋店開業三月，所上稅金等於全部貨價，結果只得停業。但是有些商人則與政府的官吏有特別聯絡，他們可以不上重稅而大發其財者亦不在少數。總而言之，在俄國只從事於正當營業決不能維持生活，要維持生活不得不作些秘密的投機事業。

其次所謂「高利放債」亦無標準。既承認私有財產與貨幣制，當然要起利息的問題。並且政府在繁重的稅金外，又把六分利的「富籤債券」強制的賣給國民。由是看，六分利是利息的標準嗎？但是這也似乎不準，因為常常人民放債利金不到六分時也被逮捕。

看以上情形，可以斷定現今赤色俄國裏，只有『政府是自由的』。

我又問一個俄國人，所謂「國外放逐」者，是在何處。他很小聲的說：『大多數都放到北冰洋方面人跡罕到的地方。聽說他們很多在半路上被槍斃，或者到北冰

洋中凍死與餓死。

『與人口比較起來，九一六人不是很少的嗎？』我這樣問。他笑着說：『大概『九一六』三字下邊丟失了一個零吧。』

但是其後不幾天，又出來一個放逐一千人的布告。

沒有資本沒有武器的國民，沒有反抗力量是一定的，俄國政府以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爲名，不知還行多少年的恐怖政策！

我在勞農俄國裏，沒看到一件『不實行此種殘虐革命，則不能得到的幸福』
現今勞農政府所計劃的社會事業，就在現今日本的組織裏，也能夠完全得到。

(三) 共產主義成長樹

現在勞農俄國的教育基礎的教材中有一種『共產主義成長樹』圖表。這是現任教育總長魯那甲魯斯基 (Lunačarski) 所作，圖表內容是表現『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到達點，而在現今勞農俄國裏已經出現了。』

圖中三叉中，中間的是『政治與經濟的發達順序』，右邊是『勞動生產與階級鬭爭的發達順序』，左邊是『理想的社會主義之發達順序』。在這三叉上，列舉歐洲各國各時代的名著與著者名字，在三叉相交處寫上馬克思與昂格斯的『共產黨宣言』，表示社會一切問題，皆統一於此點，又往上經過第一國際與第二國際，最後在俄國組織第三國際，而一九一七年十月遂在俄國開花。世界各國亦特倣俄國而起革命。

現今由俄國由小學校以至大學校，全然實施布爾雪維主義的教育。又言論機關也都是國家經營，新聞，雜誌，以及小故事完全以布爾雪維主義為立腳點。國內反對布爾雪維主義的書籍是絕對禁止，所以比較外國，一般無知的青年們，當然都成了現政府的忠實的被支配者。政府在布爾雪維主義實施失敗後，所宣布的新經濟政策的佈告文中說：

『……這是因為俄國國內帝政時代的遺毒尚多，且俄國以外的各國尚未起無產

階級革命之故，換言之這是由資本主義社會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期間的一時的妥協政策。你們現受共產主義教育，為將來社會的中堅份子，候世界各國起共產革命時，再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你們不可迷於一時的妥協政策，且以列寧及我們的血汗而購得的世界之光明——無產階級國家——應由你們青年的努力維持……」

現今勞農政府唯一有力的中堅份子——赤軍及格別烏——都是自二十歲至二十五歲的青年。革命時十二三歲及十七八歲的那些青年，革命後受了七八年的共產主義教育。因此謳歌列寧，支持現政府，是不足為奇的。并且入隊後的共產主義教育是更行猛烈。他們的教科書『軍人心得』的卷首語裏說，『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存在期間，即歐洲及全世界，勞動者依革命而得勝利以前，赤衛軍有存在的理由。』

在勞農政府存在期間，依布爾雪維主義的教育而養成的幾百萬青年布爾雪維

克，他們在將來不知又鼓起多少世界的風波。——我在莫斯科時常常這樣想。

但是現今勞農俄國一萬萬人民中，大部分尚沒有能夠將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二者比較利害的智識，因為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們所知道的，就是一天從朝到晚勞動，餓的時候吃飯，困乏的時候休息。但是革命以來布爾雪維克以共產主義號召的結果，人民覺出要吃飯的時候沒有食物可吃，困乏的時候也不許休息，工作時間比帝政時代還多。他們最重要而最低的吃黑麵包的慾望也不能滿足。所以他們起來反對共產主義，並不是奇怪的事。結果他們對於政府的徵發與強制勞動，除自己所需以外的工作，都實行拒絕，並用消極的抵抗方法。因此只注重主義的實現而不顧及人民存亡的勞農政府，到了『八分之一斤時代』（每天每人所得只有一斤的八分之一之黑麵包）也覺出有先救人民存亡的必要了。事實的確是強於理論。

但是勞農政府以共產主義而成立，又依共產主義教育人民，所以他決不至於完全投降於資本主義並且具有理想性與誇大性的他們，事實上雖漸趨於資本主義化，

但是——一方對於共產主義的教育是不遺餘力的。

今日受共產主義教育而長成的青年們，將來自營實際生活時，能否變化，我們不能預料。但是我一個人的意見——如同一部分人的意見——以為勞農俄國在最近的將來，決不能恢復資本主義的國家。

(四) 裝飾品與勞動者

布爾雪維克的經濟政策到『八分之一斤麵包時代』而宣告失敗，於是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限制的國內商業自由。在這承認商業自由的國家裏，有貴金屬商與綢緞商是不足為奇的，但是我們在這所謂共產主義國家裏，常常看見穿破衣的勞動者經過綢緞莊與貴金屬店門口，看見綢緞衣服與金剛石而垂涎的時候，似乎起了莫名的感想。

現今勞農俄國雖然極力不斷的實行共產主義的教育與宣傳，但是現今勞動者的工錢尚不到戰前的十分之六七，他們的生活與歐美的勞動者的生活比較，實有天壤

之差。但是他們被惑於政府的『就可以好！』的宣傳，而妄想將來的幸福，但是當他們把他們的襤褸衣服與那新興資產階級（即政府的官吏）的綢緞衣服比較時，不能不覺所謂『勞動者國家』裏的滑稽現象。

（五）共產黨的內爭

勞農俄國是共產黨的專制政治，而共產黨的專制又為黨幹部數人的獨裁政治。——這是凡到過俄國而不為金魯布所惑者所共認的。

現今俄國除共產黨以外，不許再有政策存在（為緩和衆怨起見，允許『無所屬』者存在，但所謂無所屬者亦不過共產黨的隨從者，并非真正的政黨）這是列寧的中央集權主義的結果，因為全數黨員的意見不能完全一致，要實行無理的一致，不能不用幹部專制手段。共產黨幹部奪取政權以來，第一手段就是如何能使黨員絕對服從幹部。但是黨員中對幹部持反對意見者有相當的多數，不過在列寧在世時，為列寧人格所征服而沒有多大反抗舉動。

但是到列寧病危的時候——當時我在莫斯科——反幹部派立時起了反幹部舉動，他們的主張是：——

一，選舉自由等於空文，選舉不過幹部的專制任命。
二，對於幹部方針的反對言論，實行絕對的壓迫，所謂發言權的保證，不過有名無實。

三，黨內機關的官僚化。尤其是上級黨員的尊大。

四，因所據地位與物質上的懸隔太甚。

五，幹部的奢侈化，限止幹部黨員單獨使用自動車。

六，因幹部專制而勞動者的政治文化的標準太低。

七，文化設施太多。

八，勞動者的生活狀態，毫未改善。

九，提高工錢，且不可扣押工錢。

十，下階級人不必無條件的服從上階級。

十一，應監督行政經濟機關人員的作弊。

十二，入黨規則，應改簡單而增加黨員人數。

十三，黨內意見不一致時，聽其自由分離。

當特權階級與舊資本階級打倒後，在無階級國家裏新政府人員與勞動者之間同時又出現新特權階級，因此反幹部派的黨員常常說：「共產黨擁護勞動者只不過一九一七年十月以前的事！」

這內爭正是勞農俄國內部狀態的表露，但是權力機關全在幹部派的手裏，且隨幹部者有相當的多數。故在俄國共產黨支部計算的結果，反幹部派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因此幹部派得到勝利。這種內爭也可看作列寧主義與托羅斯基主義的競爭。

『爲無產階級幸福起見，不能不依流血革命，打倒資本主義，而實行共產主義。』勞農政府以此種革命的呼聲爲口實，而實行慘殺數百萬反政府的無靠人民

那些勞動者推倒舊資產階級後，新資產階級又代之而興，故結果望自由而反得束縛。我看見勞農俄國現狀，對那些布爾雪維克革命的盲從者，不能不求其再思而從事。

(六)列寧牌

前年一月二十一日參觀第十一回全俄蘇維埃大會。在這次衆議院觀察結果，使我起了深刻的感觸。

大會地點在莫斯科大劇場，議席已爲蘇維埃議員所佔滿。舞臺上爲中央執行會委員長喀利寧 (Kalinin) 佔據議長席，而其左右後邊則滿了政府的委員。我與外交部的官吏佔在第三階的旁聽席。入場的時候我看見政府的委員席左端的小桌傍，有兩個議員談論農村課稅問題。但是那聲音却由天井發出來而全場都可聽見，我覺得非常奇怪，向天井一望則天井上竟按着一個很大的『音聽擴大器』若向着演壇上的桌上放着的吹入器中演說，直經過音聲擴大器則全場都能聽得着。

政府議員提出一件議案時，議長喀利寧以舉手辦法表決該案，但是我的耳朵裏却聽着『全體可決通過』的聲音。我非常驚訝，向議長席上一望，則已經是提出第二個議案了。議長提案表決，當贊成者佔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結果總是『全體可決通過』。在這種勞農式的制度下，發生內爭現象並不是無因的。

到下午七時，一個兵士送進一個紙條交給喀利寧。喀利寧看完紙條後，就顯出非常焦急的狀態，在舞台上走來走去了。當時在場的人都是面面相覷。不久會也散了。我也就回到旅館。

第二天的早晨各報紙上登出黑寬邊的列寧像，說昨夜六時五十分列寧在離莫斯科一四三俄里的高魯吉村中死了。並且登出很沈痛的哀悼辭，命令全國人民服喪。我立時向各處吊問，看見土人都呈驚訝之色，街上來往的人也是悄然低頭。我相信當時莫斯科市民確是哀悼着列寧。

但是追悼列寧並非因列寧生前施於他們的政策之良善。他們追悼的原因：第一

對於列寧的偉大人格起英雄崇拜的心理；第二，就是當時幹部人員都爲猶太人所估據，純粹俄人只有列寧及其他極少數而已。總而言之，可以說是因列寧革命的精神之偉大與其全生涯爲無產階級奮鬥者。

政府在三年以來，知道列寧不久於世。於是生時就預定關於列寧死後的方策，就是把『列寧神』的觀念灌注於國民心中。列寧愈偉大，現政府愈能安固。於是政府發出訓令，禁止以列寧像作裝飾用。此種訓令不過使國民堅固對列寧之信仰心而已。排斥舊宗教的勞農俄國，建設新的列寧教，這是何等的滑稽家。

(七) 對外關係

勞農俄國在共產社會主義之下，高唱世界革命。否認國際債務，廢棄秘密條約，與其他非共產社會主義之國家挑戰。故勞農俄國與其他各國不能恢復邦交是當然的事。但現在的「國際經濟」關係，一方面不得將債務，條約兩問題，或行保留或行讓步，一方面將赤化問題，不能不依宣傳及取締之辦法而決定之。於是這

兩種的絕對相反的國家，實行妥協而恢復邦交。

勞農政府在革命時，以為俄國起了革命後世界各國即可做倣，但最近明白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於是改換了平和主義的招牌，赤化宣傳問歸於第三國際。在赤色內衣上穿了大衣，手裏拿着絲帽子，立在外交場裏。

在列強諸國看來因為紅內衣被大衣遮蓋着，看不出他的紅色內衣，但是他一到殖民地與弱小國家，外邊的大衣不知何時早已脫去，只有血紅色的內衣露着。並且由那深的鬍鬚中吐出非常優柔的聲音說：『唔！受帝國主義者虐待的兄弟們！……』說着將『民族解放』及『打倒帝國主義』……等贈物由右手送去，同時左手又送給一包所謂『中央集權政策』的禮物。

舊帝政俄國的外交政策純為「斯拉夫」政策。就是對強國取妥協手段，對弱國取強壓手段。勞農俄國建築以來，外交政策似乎對弱者表同情，而反對強者的樣子，但實際上仍然是「斯拉夫」政策。勞農俄國現在形勢上雖然承認舊俄領土各國

爲獨立共和國，但現在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名義之下，各共和國在勞農俄國專制下的狀態，等於舊俄時代。勞農俄國的外交政策既如是，則本無恐怖之必要，但有些國家爲其恫喝手段所欺，於是陷於他的政策。我們若以誠意與友誼，以正堂堂的面目馳騁於外交場，則又有何恐怖之可言？我國即日本對華對俄外交較對英美外交更爲重大。故一般識者不能不了解勞農俄國的真相。

以上記述不過爲勞農俄國觀察記之一斷片。故只紀述勞農俄國之主義本則與實際生活的矛盾之點。

結婚的愛(YD譯)

五角

旅伴(林蘭女士譯)

四角

變性遺留(李小峯譯)

五角

文學概論(潘梓年著)

四角

近代教育思想(劉炳藜)

三角

賢明的父母(水寧人譯)

二角

昆虫故事(林蘭譯)

自然的故事(潘梓年譯)

旅蜀日記(劉文漢著)

自然的研究(李小峯譯)

北新叢書

一九二六年二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五月再版

實價大洋二角半

著作者 抱朴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希美印刷所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雨天的書

這是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共五十篇，十分之八是近二年的作品，是周先生的作品中之最精粹者。現已出版，定價八角。外埠郵費加一成。

太平天國有趣文件

十六種

實價大洋二角半

這些文件都是劉半農先生從倫敦博物院中抄出的。雖只小小一本，却是極重要的史料。便是不研究史學的人買本看看，也是極好的消遣品，因為其中有幾篇上諭，可以教人看一

句，笑一個前仰後合！

揚鞭集

這是劉半農先生十年來所作所譯的詩與小品的總匯其中有許多作品是沒有發表過的書用中國連史紙精印分上中下三卷不日出版定價每卷五角

賢明的父母

此書為史托潑司女士所作對於生育節制問題有極精到之見解而於方法一層討論尤詳凡愛讀結婚的愛者不可不讀此書現已出版定價大洋二角

- 春水(冰心女士著詩集) 五角
 桃色的雲(魯迅譯童話劇) 七角
 紡輪的故事(孟代著C F譯) 六角
 山野掇拾(孫福熙作遊記) 九角
 兩條腿(李小峯譯) 四角半
 陀螺(周作人譯小品集) 八角
 微雨(李淑良著詩集) 六角
 托氏短篇小說集(伏園譯) 印刷中
 竹林故事(馮文炳著小說集) 五角
 食客與凶年(李淑良著詩集) 印刷中
 落葉(徐志摩著散文集) 六角
 雨天的書(周作人著) 八角
 寄小讀者(冰心女士著) 七角
 呐喊(魯迅短篇小說集一) 七角

文藝叢書

- 飄渺的夢(向培良短篇小說集) 五角
 故鄉(許欽文短篇小說選集) 八角
 心的探險(長虹散文詩集) 六角
 彷徨(魯迅短篇小說集二) 八角
 野草(魯迅散文詩集) 印刷中
 熱風(魯迅著) 四角
 墳(魯迅著) 九角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著) 八角
 華蓋集(魯迅著) 六角
 苦悶的象徵(魯迅譯) 五角
 揚鞭集(劉半農詩集) 四角半
 蘇俄的文藝論戰(任國楨譯) 三角半
 強盜(北大教授楊丙辰戲劇) 六角半
 西湖畫信(孫福熙著) 印刷中

情書一束

這書是章衣萍先生所作文字綺麗
纏綿語絲上曾發表一二篇久已膾炙人
口現已出版定價六角

癡華鬢

這是佛經中最富於趣味的寓言共
百則故又名百喻經讀之每則都足令人
捧腹現一付印不日出版定價四角

故鄉

此書乃許欽文先生的小集經魯迅
先生所選定者其價值凡讀過許先生小
說者均深知之現已出版定價八角

強盜

是書爲德國最有名之劇本情節之
奇異文字之鋒利近代作者中鮮有其匹
現經北大德文系教授楊丙辰先生譯出
定價六角半

封 底